

活珠子



11/23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0009B



活 珠 子

胡 也 頻 作

Handwritten signature
1930 11. 13 友入
1932 上 上
元 吳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928



0012982

1. 1928. 付印

4. 1928. 出版

版權所有

實價四角五分

外省酌加運費

總店：上海四馬路

分局：杭州保佑坊

光華書局發行

目次

活珠子	1
小人兒	23
初戀的自白	47
小小的旅途	59
殭骸	73
家長	93
登高	105

活珠子

大約十二個少年和中年的泥水匠，在初秋
的太陽剛剛偏西時候，一個兩個的，說說笑笑，
連續地向一家還不會竣工的新蓋的屋子，低下
頭，挨進那竹籬笆矮矮的小門去。

這些人到了泥團磚塊和石板凌亂地堆着的
天井裏面，大家便集攏來，蹲着，站着，以及把身
體斜斜地靠在新的白木的柱上。他們中，有的掏
出烟包來吸煙，有的沉思般現着無意識的笑臉，

有的閒談，間或乘機的俏皮別人一兩句粗俗的可笑的話，但多數人却說着關於他們所未完的工作，和估量這一家新蓋的頗大的屋子，因而又聯想到將來住在這屋子的是一些什麼人——官大人，紳士老爺，也許是很闊的享福的財主吧……

總之，這些泥水匠在他們休息時候，是各人有不同的閒情，淺近的但又很複雜的意識，談笑，是一種類似無憂的快樂。

他們在休息中，不知時刻，祇看着太陽往西的率度，約摸地想到應該去開始工作了，也像在冥冥中，大家都有了一種相同的暗示，便會意的各自走開。於是，築牆的便拿起木樁子，爬到牆上去，輕輕的單調的哼着，上上下下地用力往下搥；鋪瓦的便爬到屋頂上；刷灰的便用他的薄薄光光的刷灰刀，站在牆壁前，俯俯仰仰地塗抹着；還有幾個手藝較低的，便拿着平鐵耙，在天

井的一角，翻來覆去的調和那石灰和泥土。……

這些人，在他們不同的工作中，似乎很明顯地表現着互異的性情如下：

用大的木樁子築牆的，屬於粗魯；

輕輕慢慢地刷着牆壁的是富有忍耐和安分；

搗亂似的，但其實是很規矩並且費勁，調和石灰和泥土的，是勤苦；

敏捷和輕浮，如同小偷，這是在屋頂上來往自如的鋪瓦的；

其實，從工作上所顯示的未必和本人正像，有時竟相反，這譬如上面所說的各種不同工作的那些人，在其中，所謂小偷一般的鋪瓦的王大保，他就老實，謹慎，並且還帶點傻氣。反之，用刷灰刀塗牆的陳老三，却不但不安分，直率，簡直是非常世故，油滑和陰險的。

雖說他們不停的繼續着各自的工作，但除

了必須打哼的用大木樁築牆的那幾個人，其餘的大家便一面作工一面說笑，並且用高聲向隔在遠處的同夥交談，——這是祇用勞力而不用勞心的工人的私有權利。在這時，用白色的細石灰去塗抹牆壁的陳老三，忽然想起了什麼故事似的，突的把刷灰刀停止在牆上，刀上那潤濕的白石灰便軟軟一大團的落了下來。

“怎麼的？”

站在他身邊和他極其相好的夥友，便望他說。這人的名字叫做——然而沒有人知道牠，因為在很久以前，也不知是誰在他的行爲上起了一個混號，於是大家便很滿足的都喊他九尾蛇，其含意是因他爲人太好動，弄舌，愛管閑事，結果是不負責的把壞話加到別人去，自己就從其中想得到一些利益，因此，他的原先那個真姓名倒慢慢地給人們所忘却了。

“我在想……”陳老三回答。“然而你爲什麼

不想起呢？”他的眼睛又很好滑的看着九尾蛇，像嘲笑似的。

“想什麼？我不知道呀！”

這九尾蛇的工作也停止了。

“我是想——”陳老三接着說，低聲的。“想起扁頭王——就是那個扁腦壳，鴨子的腦壳，——却料不到還希奇哩，今天那個白雲山遊方的老道士，不是說那個腦壳裏面有一顆活珠子麼？假使得了這顆活珠子，不是說，在人間會富貴，想什麼就是什麼，並且願意修道，成神仙也行麼？……我的心裏就是盤算着這個。”於是他的臉色變了樣，現出一些苦惱，眼睛發呆，好像想解決什麼艱難的事情，而躊躇的神氣。

九尾蛇是一個富有而且慣於歪邪思想的人，對於老三，更爲了相好的緣故，這時就毫無困難的看出他所難言的心事。

“不要想，乾脆的你把牠拿來就是了。”他

坦然說，神色是一點也不介意的。

然而陳老三却驚詫起來，懷疑的，瞧着他，遲了半晌才斷斷續續的說：

“你……我們……居然也開玩笑麼？”

九尾蛇緊接着就現出充滿友誼的忠實的樣子，憂愁似的，皺起眉頭，眼睛不動的瞪着，並且把刷灰刀在牆上用力的劃了一個叉，作為他的忠實和友誼的憑證。

“這難道還不相信我麼？”

陳老三便登時現出喜色，丟下刷灰刀，用手輕輕的拍着他的肩膀，宛如受感動似的，低聲說，

“你要知道，那顆活珠子是在扁腦壳裏面呀！”

他的極相好的這個夥友，於是就更親切的偏過臉，向他笑，又把刷灰刀向牆上叉了一下。

這兩個人就挨着頭，怕人知道的，唧唧噥噥。

的小語了好久。

最後，分開頭，彼此會意的相視，快樂的同聲說，“就是這樣了！”便重新使用刷灰刀，繼續地去塗抹那牆壁。於是這兩個人又說些別的閑話，並且大聲的向遠處的同夥交談，故意的逗攪一些不相干的事，拉拉扯扯的說來，高聲的笑，使別人不疑感到他們有什麼可疑的形跡。

勾搭着，這些夥友們，隨着他們兩個的談笑，話鋒也自自然然的有勁起來，就你一句他兩聲的，連連續續，和工作一樣的不會間斷地彼此應和，興趣濃郁的，一直到散工時候。

這一日的散工也和已往的一樣。大家放下各人所工作的傢伙，便匆匆忙忙，又是一個兩個的接連着，離開這一家半完成的新屋子，低下頭，挨出那竹籬笆矮矮的小門，走向大路去。這些人又照例的在這條路上談談笑笑，許多人還快樂的把旱烟的烟絲輕輕的吐到空間。

到了這大路的十字口的那頭，不齊整的挨擦着走的這一夥泥水匠，便分開了，各向自己回家的路。在這時，九尾蛇急急的和陳老三作了一個眼色，於是陳老三便點頭，並且轉過身，趕上兩步，舉手在扁頭王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喂，怎麼不理人？”

王大保側過臉，便回答：

“沒有瞧見。你怎麼走到這條路，不回家去麼？”

“我想喝一點高粱……咱們到三盛酒店喝兩杯去，怎麼樣？”

“我不——”

“得啦！一個人沒有父母，沒有弟兄，也沒有老婆，什麼累贅的人都沒有，乾乾脆脆的，留下許多錢，幹什麼用呀！難道兩隻手能抓些東西進棺材去不成？”陳老三現着嘲笑的意思。

“那有錢！每餐的飯都很難！倘不是這一次

得到長工做，怕早已餓死了吧。不過我不去喝酒却不是爲了這意思……”

“好，我也不去喝了，同到你家裏去坐坐吧。”

“這很好。”

於是兩個人在仄小的路上，說些不相關的零碎的閒話，不久便望見了王大保的家。

那是一間非常古舊的近於半傾斜的矮小的木屋。屋的四周是廣闊的平野，其中有稻田，菜園，池塘，……所以遠看去，這個屋，也像是豬之類的牲畜爬伏着一般。但在王大保，他對於這屋子却有一種很深的情感，因爲他的父親是在這個屋裏生下的，祖父也是，並且這屋子在他的曾祖父入世之前，就建築得結結實實的了。因爲舊，他特別覺得可親，於是，全屋裏，某一處給麻雀選去作巢，某一處有白蟻的窩，某一處又將要朽腐，傾斜，和倒塌了，他都知道得很詳細。爲了

愛護這屋子的緣故，他常常觀察着全屋的每一部分，然而結果是使他憂愁，苦惱，恨到自己的無用，接着便自語一般的歎息了。

“一輩子做泥水匠，一輩子也莫想修好這屋子！”這是他牢牢的記在心頭，引爲這一生中最大的缺憾的。

的確，盡他所有的能力，他祇能爬到屋頂去，整理那些長滿着青苔和狗尾巴的黑色的瓦。每次當那個時候，他的心便危悚起來，生怕這傾斜得歪歪的老屋，將禁不起他身體的分量，忽然坍塌了。

他的家族原先是興旺的，然而，生存下來，也不知怎的，就同這屋子一樣的愈見衰敗了。

到現在，住在這屋裏的祇是他一個人。

他所以這樣孤伶伶的獨身着，是有一個很大的原因，也就是他這一生中頂不幸的很長的一件故事。這故事，倘若說來，是須要慢慢的，並

且會滔滔如江流，但可以極經濟而且明顯的，徹底的歸納的說，所謂很長的故事便是那個非常之扁的頭，扁得更甚於鴨子的扁腦壳的，因這個扁頭，在他們那邊僻的小小的縣城中，便發生了古典或新創的一種迷信，本來這無稽的荒謬的迷信是出於一兩個喜歡誑談之徒的口中的，然而漸漸地，差不多全縣城的人知道了，那就是：扁的頭不是好東西！鴨子和蛇的腦壳不是扁的麼？長得扁頭的人說不定他的前生就是蛇和鴨子！扁頭是妖孽……於是，爲了這開玩笑似的，却又是確鑿如天條一般的人的口律，王大保的命運就這樣的被定了，得孤伶伶的一輩子獨身着。本來，那也難怪，所謂人的女人，誰願意陪着鴨子和蛇變相的扁頭在一個被窩裏同睡……

由是，因這扁頭，他就又發覺了一種可惱的事。那是許多小孩子，間或有幾個成年人夾在中

間，這些人每看見那扁頭在陽光裏慢慢地到街上來，大家便彼此打招呼，丟眼色，起暗號，一羣羣的連絡着，喜喜哈哈的笑，同時又嗷雜的高聲的叫喊：

“扁腦壳，蛇變相，像鴨子，不生蛋！”

這樣的左右前後的跟隨着他，一直呼擁着到了街盡頭的轉角。

像這種嘲笑，雖說在他十五歲時候便有的，到現在，已有足足的三十三個年頭了，似乎是應該聽到耳裏來，成爲不動於心的一種如同狗叫的習慣吧，然而這扁頭王大保却常常因之惱怒，憤憤的想：“這些雜種，一代傳一代……”不過，除了這樣想，對於那些頑皮的小孩子也沒有別的辦法。他心想倘若要他們的父母懲罰，然而他們的父母從前不就是這個樣麼？於是，惟一的免除這被嘲笑的苦惱，他祇有對於那條小孩子聚集的大街，無條件的退讓了，縱有時必須經過，

他也甯肯繞道走更遠的別的地方。

他沒有相好的朋友，其實是沒有人肯和他相好，這也是爲了肩上那扁頭的緣故。

那末，孤獨的，永遠和古舊的屋子相伴着，一天天看屋子愈顯出頹敗，這之間，不自覺的自己也人老了，黑的頭髮變成白的絲，是使人感到很蒼茫的悲哀吧。然而王大保却不曾感到這個。他幾乎除了極力的希望這屋子變成簇新，變成端正，變成明淨，和因此而覺得替別人鋪瓦是貧苦的不中用的事業之外，別的種種，還不曾浮上他那個感覺遲鈍的誠實的心。他是永遠的這樣覺得：好像自己還是很年青似的。

所以，每次的散工回來，他便守候着這屋子，繼續那很久以前就固定了的習慣，張大眼睛，逐漸的細細地看那每塊板壁，每塊天花板，却都是破爛和零落，差不多看不見有一塊完整的，以及屋裏的每一個角落中都層層疊疊的佈

滿着蜘蛛的網……他是不怕倦的逡巡着古舊傾斜的朽腐的全屋。至於，成羣的老鼠在滿着窟窿的夾板中追跑，乾的泥土和成粉的木屑隨時崩落，像這些，已成他不在意的聽慣的事了。此外，如蚯蚓，跳蚤，以及蝦蟆，羽虫和蝸牛之類的小生物，自由的任意地在屋裏到處爬着，滾着，跳着，飛着，非常容易的常常觸到他的眼，也不以為奇的。

舖瓦和看屋，他在許多年前就這樣生活着。

這時候，他同他的夥友陳老三走到這屋的前面，他又看見那傾斜得歪歪的欲倒的屋簷；在門楣上，便有許多的小麻雀從木柱的窟窿中飛出來的；被風雨所變色的木板的窗格，印着斑斑點點，大約是蟲屎和鳥糞吧；於是他心想：這屋是必須變成端正，變成簇新，變成明淨，……

他輕輕地推開那斜着並且釘補着許多小木片的柴門，屋子裏便奔出了陳舊的陰森的濕氣，

刺鼻的，會使人的胃中起了欲嘔的響動，這濕氣，是因為那裏面所有的地板全朽腐了，滿屋裏都是充滿着霉苔的黑的土地。

進了門，他讓陳老三坐在木板的床上去，自己便非常小心的把兩股挨到動搖着四條腿的凳子上面。

“這屋太老了……”他說，其意是帶點抱歉的。

“祖宗遺下的東西，是越老越好。”

“說是……然而總太老了，是必須變成端正，變成……”

“這樣就很費錢了。”

“有錢，化到老屋上面去，是正當的。”

“你現在不是很可以把這個老屋弄好麼？”

“真笑話！我那裏有——”

“今天那個從白雲山遊方來的老道士，不是說你的扁頭中有一顆活珠子麼？哈，——那就

成！”

“對了。然而老道士是說，那珠子要活的才是寶貝呀！”

“不錯的。”

“老道士不是還這樣說，那珠子是我活着她才活，我死了她也就死了麼？”

“不錯。”

“你想，這樣就不成了！”

“我倒有一個辦法。”

於是很憂愁的王大保便興奮起來，對於他夥友的這一句出乎意外的話，驚詫着，懷疑的向他夥友呆望。陳老三更忽然默默地微笑起來，但在笑中，却偷偷地把可怕的好滑的眼光去窺探，想從那對方誠實的臉色上面，得到可以使自己乘機去誘惑和脅迫的心的空隙。

於是陳老三便進行他的計劃；他裝作非常親切的低聲說，“這是完全替你設想的……”

“說吧。”

“這是完全替你設想的……”陳老三便接下說，“把你，扁頭中的活珠子讓我取下來，你這個老屋不是就可以變成端正，變成……了麼？”眼睛像捕攬小麻雀的鷹一般，有力的瞪到王大保的臉。

“什麼？你說的什麼？”這個活珠子的主人却糊塗了。

接着，陳老三把以上的話又重說一遍，並且說到“變成端正”那幾個字眼時，聲音便提高去，特別的清楚和特別的響亮。

起初，乍聽着這話的王大保是很歡喜的，差不多那古舊的屋子在眼前就變成端正，變成簇新，變成明淨了。一種許多年都不曾有實現可能的希望，突然的，於無意中忽得到實現的預告，這是自自然然的會把人引到極深的快樂去，從心頭浮出了近於醉眠狀態的笑意。然而，在忽然

間，也不知怎的，他突然想起他所忽略的那種常識了，這是淺近而且普通的，於是就危悚起來，臉色全變了，恐懼似的望着那夥友。

他顫顫地說，“破開腦壳，我不是就得死麼？”

“那自然，”他的夥友却坦然的回答。“不過要活的珠子，據老道士說，不這樣就不成了。”

王大保現出難色。

“其實，你死了，這也不要緊的，因為我得了那活珠子，就成神仙，神仙超度人不是常有的事麼？咱們老朋友，要超度，自然第一個就是你。……並且還可以先把這一個老屋弄好去；把你的祖宗，你的父母，以及你自己的墳墓蓋得比誰都大，墓門前就用那兩丈多高的石人石馬，……我想這個辦法是很好的，本來還是完全替你設想……”

陳老三朗聲的說，眼睛又像餓鷹一般的瞪

着他的臉——一個佈滿着恐怖和愁苦的臉。

雖說王大保也非常想取出他扁頭中的那顆要做神仙就成神仙，要想富貴就會富貴的活珠子，和極端的願望把這個老屋變成……然而他又很大的感到腦壳破開的可怕。這兩種矛盾的情緒在心頭開始衝突，並且是不間斷的衝突着，真是他生平未曾有過的事，把他的臉變得更其愁苦和恐怖了。

到最後，他究竟是這樣的對他的夥友說：

“破開腦壳，不就是要我的命麼？那不成！不成！……”

奸滑和陰險的陳老三，看情形，已知道再誘惑也是無用的，便嘻嘻的笑了起來，又裝作非常親切的模樣。

“不用生氣，我是說着玩的，誰會這樣傻，想去破腦壳……”

他說着，一面就走出老屋去。

這時候，已是薄暮的時分了，古舊的屋子裏面就連貫的奔來了黑暗，而其實這黑暗祇是從屋子的每個的角落間伸張出來，一瞬間，就充滿着全屋了。這在平常，正是王大保把那個沙鍋放到小小的泥灶上面，燃上乾的枯枝和木塊，煮着夜飯的時候。但現在，他的心中還遺留着許多愁苦和恐怖，以及氣憤，便只是反復的想着剛才同陳老三所經過的事，因而又聯想起這個老屋，將無法補救的傾斜的老屋了。

他發恨：“爲什麼這顆活珠子定要生在腦壳裏面兒？他媽的！”於是，他心想，假使這活珠子是生在腳板心，和屁股上，或是大腿邊，不是就可以拿出來，要怎樣就怎樣了麼？……

躺在床上默想這一類的事，也不知那夾板中的老鼠曾經追跑過多少次，但他終於慢慢地合攏了疲倦的眼簾，到睡夢中去繼續他的希望和苦惱了……

第二天，早上的陽光很溫和的照在竹籬笆矮矮的小門上面，在這時，那一夥繼續着他們工作的泥水匠，又照樣是一個兩個的，連續地走到那家未竣工的新蓋的屋子去。在他們走攏來，集聚到成爲休息場的那天井裏的時候，才從彼此的談笑中，大家知道了扁頭王大保在昨夜裏給人破開腦壳了，血漬狼藉的死在那長滿着霉苔的黑的土地上面。

聽了這新聞，雖說在其中曾響起像吹吐烟絲一般的嘆氣，但許多人都注意着那顆活珠子，不約而同的驚詫的叫：

“那末，活珠子一定給什麼人拿走了！”

在叫聲中，大家的眼光又交視着，彼此現出一種飄飄然之感。

不久，這些泥水匠便散開了，照樣的去繼續各人的工作。九尾蛇和陳老三也依然上上下下的用刷灰刀慢慢地塗抹着牆壁。

在屋頂上，便有一個年青的人，充補那王大保的鋪瓦的遺缺。

小人兒

一

她趕着羊羣到牧場去。羊兒在田壩上走着，原是挨挨擠擠，非常懶惰的，然而遠遠地望見了牧場，這小小的畜牲就精神了，興奮的往前跑；她跟在羊後面，快步的追逐，——趕羊的柳枝條拖到地上去。牧場上長滿着碧油油的草，羊兒見了，快樂而且天真的，大家散開，跳着，癩着，跑着。

羊在吃草，她坐到草地上，折了許多狗尾巴，慢慢地編她的花籃子。

太陽躲在後山上，從疏疏的樹林間照到牧場，照到羊兒，也照到她和她的將成的花籃子。

花籃子已編成模樣，然而她又把它折開，她嫌它編歪了；她又開始編。

“編什麼呢？”她想。

“編一個豬欄吧。”

於是她又重新折了許多狗尾巴。

她非常靜心的，想方法把這豬欄變成一間很好的小房子，她拿着狗尾巴躊躇着。

“小人兒！”

她忽然聽到有人在喊她。

她抬起頭去，牧場是廣闊的，她祇看見碧油油的草和雪花一般白的羊兒。

“小人兒！”可是這聲音又響，是從遠遠的。她注意到山上。

“小人兒，”聲音漸近了，也漸漸地清白。

她已知道，在喊她的是土地，是住在她隔壁的那個惡婆娘的兒。然而土地却比他的媽可愛。他的媽，一個三條簪大耳環的平腳女人，在每夜晚當她的丈夫回來時，爲了她丈夫又輸了錢，便吵嘴，鬧的許多的隣人都睡不安的。小人兒第一是不喜歡她，原因却是當她見到小人兒，不管人家生氣和不願，攔着路頭，硬問：

“你今年幾歲？”

“八歲。”小人兒不得已的回答。

“猴子似的，五歲也不像。”

每次都是這樣的嘲笑完了，才放手。

“鬼婦人！”小人兒子是恨她。

然而，她的兒，這個土地，和他的媽正相反。他看見她就現出格外的和氣，活潑和快樂的。

“小人兒！”他常常含笑的喊她，要她和他玩。

小人兒是固定的每天兩次趕羊羣到牧場去吃草，在天亮後和黃昏之前，這是她最快樂最自由的時光。並且在這個機會中，土地便離開他的媽，跑來和她玩。他常常的送給她桑葚，棗子，白梨，或甘蔗，有時還捉一兩隻蚱蜢給她。小人兒對於這些東西都不很喜歡，她頂喜歡的是蜻蜓，其次是蟋蟀。爲了她的趣味，有一次土地曾捕得一隻蜻蜓，可是剛剛送到她面前，在快樂中，不經意的又被這小東西飛掉了；她還發氣。倘若她用竹尖子或狗尾巴編好了玩意兒，看是很好的，她就送給他。他們倆也間或玩着“打餅”的遊戲，和爬到樹上去，兩人摘菓子吃：枇杷，荔枝，橄欖……

有一天玩過了捉迷藏，坐在草地上，小人兒忽然想起一件事。

“你的名字怎麼叫做着土地呢？”她問。

“不曉得。”

“道人塘那邊不是有一個土地廟麼？”

“有的。”

“那個土地公真難看，我怕它。”

“我也怕。”

“那末，你爲什麼又叫做土地呢？”

“媽說，我是土地公生日那天生下的，我爸爸就把土地做了我的名字。”

“改一個吧。”

“我也叫做小人兒不成麼？”

“你比我大，你就叫做大人兒吧。”

他快樂了。

因此，她看見到土地，就改口叫他大人兒。

這時候大人兒從後山的斜坡上，連跳帶跑的走下來，笑嬉嬉的，手裏拿着一節甘蔗；他就用這甘蔗向他招呼，一面喊。

小人兒看見了，就站起來，忙忙的把狗尾巴編成的小房子給他。

“這給你！”她說。

“這給你！”他也遞過甘蔗。

“這個好麼？她望着小房子。

“好的！”他答。“你吃，這節甘蔗像糖……”

他在笑。

兩個人就排排地坐在草地上，吃着甘蔗和玩着小房子。她開始向大人兒說她昨夜所做的夢，那個夢是可怕的，因為有兩個黑的人，非常之高，非常之大，頭戴白色長帽子，衣服很漂亮，却是赤着腳兒，腳趾像毛筆管——

“我怕哩。”大人兒呆呆的看她。

“好，不講了不講了，”她又咬一口甘蔗。

“昨夜也做一個夢，”他接着說：“這個夢我很喜歡。”

“是什麼呢”？

“我夢見我媽她不打我了，她很好，還給我許多糖寶塔，並且許多銅子，……”

小人兒吃吃地笑了。

“她給你沒有麼？”

“我今天起來，把這夢告訴她，問她要，她只給我五個小銅錢……”

“糖呢？”

“沒有給。”

於是小人兒又告訴他，家裏那隻黃灰色的老母雞又生了一個蛋，特別大的，但是她媽檢去了，不准吃，要留到將來餵成小雞。她並且告訴他，她希望小雞趕快生出來，長大了，又生蛋，蛋子餵成雞……她要把這些雞拿去換一個羊；羊這東西使她喜歡極了。

“這麼多還不夠麼？”他指着那些安安靜靜地吃草的。

“這不是我的，”她說：“是王家的，我每月只賺他們一吊錢。”

“錢呢？”

“我媽拿去了，她兩天給我一個銅子……”

接着，大人兒又告訴她，說他的爸爸昨夜裏回來，媽媽又和她吵嘴，爸爸怒了就打她兩個大耳光……然而這故事還不曾講完，太陽已落到山後去，淡淡的暮色從田野上升，向黃昏的天空集攏。羊兒也吃飽了草，躺着，跳着，玩着，有的很親愛的挨着，用長的瘦瘦的臉頰去互相偎貼，互相向身上撫摩。她知道，這已經是趕着羊羣回家的時候了。於是她又舞動柳枝條，趕着吃飽了而顯得更其懶惰的羊兒；她一面轉過頭去向大人兒說：

“記住，不要把小房子弄壞呀。”

“是的……”他又向斜斜仄仄的山坡走去。

在原來的田壩上，縱是不住的打着柳枝條，羊兒也依樣不在意的，彼此挨挨擠擠，小小的腿兒欲進思退的遲慢的走着。

“去！去！……”小人兒就一聲一聲的在後面

趕。

二

小人兒把羊羣趕回王家，羊看見了欄，就高高興興的，爭先恐後的挨挨擠擠地進去了。

“一，二，三，……”王家的總管站在羊欄默默地唸着羊進去的數目。

“不錯。”最後，他向小人兒說。

小人兒非常厭煩他，因為，這個總管，雖說人老了，髭鬚和頭髮一樣白，却很痞，常常——其實是每次當她趕羊回來，“不錯，”他說了，於是，走近去，用他粗的像松樹皮的手，摸她的臉兒，並且問：

“小人兒，你什麼時候嫁人呢？”他嘻笑。

“不要你管！”小人兒就在他粗的臂膀中掙扎。

“你媽夜裏和誰睡覺呢？”

“和我，——不要你管！”

“嫁給耙豬屎的，喜歡麼？”

說了，他就用滿着髭鬚的闊嘴吻她，吻的又鹵莽，又沈重，並且把口沫和旱煙氣味，留許多在她小小的灰灰的臉頰上。每次經過了這種把戲，這個總管，才似乎心滿意足，嘻笑着，放鬆手，讓她跑開。

“老蠢牛！”小人兒跑遠了，這才罵。

在路上，她的心中還是憤的，厭惡和怨恨。

到了家裏，她看見她的媽又在發氣。她的媽一個整整守了八年寡的年近三十八歲的婦人，也不知怎的，性情却一天一天的暴躁了，幾乎整天裏全在懊惱，追悔，愁苦，忿恨，完全的浸溺于怨天尤人的貧窮的生活中，時時嘆氣，哭泣。在她咀咒着命運時候，第一，她想起丈夫，因為她丈夫的死祇留下許多使她無力應付的賭債和酒帳。其次她就恨到這個女兒，因為她是遺腹的，

要是不因為她，那末，她早就改嫁了，這時也許是一個知縣太太，或是……歸結的說，無論怎樣壞，總也不至於還靠着自己的手指頭去弄飯吧。現在這個女孩子是她的累贅，她的所以守寡，所以窮，至于所以哭，凡是不幸的事情都因為她。於是這個女孩子就非常容易的觸她的怒，使她不快樂，生氣，她覺的倘若這女兒死了，她的境遇也許會佳的，所以在她發氣發恨的時候，她常常狠狠地這樣罵：

“天沒有眼！死千死萬，單單不把你死去呀！”

然而小人兒却不恨她的媽，她只覺得怕。

在小人兒趕羊去吃草的時候，她是快樂的，天真而且活潑。但是，到了家，不必看見到她媽發氣的臉，她就變樣了，心兒悚悚的，也像被同類征服的不堪的打敗的雞，畏畏縮縮，那樣不敢上前的把頭低着，脚步遲慢的走。

她發呆的怯怯地望她的媽。

“怎麼？”她媽看見了，便連叫帶罵：“你這野貨，又跑到那裏去了，到了這樣晚？……”

“沒有……”她嚶嚶地說。

“告訴過你，要早點回來，好幫我弄飯。”

她媽狠狠地看她一眼，聲音更用勁了。“你總不聽，難道我弄的現現成成的給你吃麼？你有這樣的福氣？吃了請你爛舌頭，臭肚子……”

小人兒苦着臉，帶點哭樣，但不敢聲張的呆呆的站着；她非常害怕。

“不動了，”她媽又罵：“難道是死了不成？你不吃飯我還得吃呀！”

於是，小人兒知道，她這時是應該去做些什麼事了。她默默地走到廚房去，那裏面充滿着黑暗，但她照着熟的路，摸索去，到了灶門邊。拿到洋火，劃燃了，急忙地點上那小小洋鐵的煤油燈，藉着這黯淡到使人害怕的燈光，她蹲到灶

下去，在炭灰中，得了幾節短短的細篾和幾根樹枝。就小小心心的小手放到灶裏去，橫叉斜交的，搭成空空的架子，于是把紙煤子點着，非常謹慎的伸到灶裏去。然而這些篾片和樹枝都是新從路旁和山上檢得的，很潮溼，就把來生火是輕容易不會燃上的。她一面瞋着眼睛，逼切的看那紙煤子帶上的火光，一面鼓起嘴，從小小的唇兒中吹進一些風兒去。很快的，紙煤子已燃過三根了，這些篾片和樹枝還只是在冒煙，連一點點的火花也不見。她彎着腰，累了，大顆大顆的汗珠從額上流下來，心裏又焦灼又憂愁，生怕她的媽等的發燥了，又給她幾個耳光子，是必定的。她想，假使有乾的稻草，那就好了，然而，這東西，從那裏來呢？她家，大約有八年整整的不種田了，去揀別人的稻草，又不容易，因為那些富有稻草的人，多半吝嗇，凡是揀稻草的窮小孩，差不多要受賊一般待遇的。其次，她想到煤油；

煤油，這自然是引火最好的原料，可是，看那小小洋鐵燈兒裏面的煤油，她知道，作這種想頭是不行的，因為那燈兒早就半明欲滅，搖曳着，很顯明的表示着油是已經乾涸了，充其量所餘剩的也非常有限。

她只得耐心耐煩的，再點上紙煤子。

這灶裏的火，一直使她燃完了五根紙煤子，火光才從濃厚的青烟中飛起，接着劈劈扎扎的響，火上來了。她真快樂的着了忙！她慌慌張張的捧來一束柴塊，却慢慢的，小心的也像預防着什麼可怕的危險似的，放進去，成爲人字形的交叉在篾片和樹枝上面；並且拿起火管子，緊緊的貼在小嘴上，嘴巴鼓起鼓起的，用力地去吹風。於是，火完全上來了，更大聲的劈劈拍拍的響，熊熊的火燄從灶門口映到牆上面，牆縱是古舊而且黝黑的，但反射出來的紅光，却也比桌上的那盞青燐一般的燈光強多了。

小人兒便忘了害怕，非常喜歡和高興的跑去告訴她的媽。

這個中年的寡婦還在喃喃的，看臉色，又像是十分用心的記憶着什麼一樣。

“媽！……”小人兒快活的喊，然而她的聲音忽然又變成怯怯了，“火，火，……”她又發起呆。

“小骨頭……”她媽狠狠地看她一眼，便又喃喃自語的，走到廚房去。

小人兒轉過身，怯怯的跟在她後面。

廚房裏的那盞煤油燈已經熄滅了，但因了從牆上反映出來的熊熊的火光，却很明亮。

黑的鐵鍋裏面的水，已熬煎的沸騰了，從白木變成和鐵鍋相同顏色的鍋蓋週圍，噴出白的水蒸氣，還撲撲喳喳的叫響。

她媽于是又惱恨，咀咒似的，喃喃着，向一個破口的古舊的山瓦缸中，用粗磁的碗去挖米；碗邊就強硬的碰着缸底了。

“又完了！”這是完全咀咒的聲音。

看看米又吃盡，這于小人兒是很不利的，她知道，就躲在灶門邊，不禁地顫慄了，她以為在臉上，又得受她媽手指頭用力的捻。

幸而這一次她的媽，却例外的，彎着腰，耐心的用手到缸底去撈出一小把一小把地把米抓出來，放到碗裏，也漸漸的滿成半碗了。

“洗去，”她媽忽然叫。小人兒于是又怯怯地走來，把碗裏的米淘淨了，和上水，送給她的媽。她又轉到灶下去燒火。

在烈火燃燒着，硬突的米浮沈于鍋中而變化的時候，小人兒就不斷地聽着她媽站在缸邊自語，其中充滿着怨命，呪窮，間或怕人的哼出些悽慘的歎息。總而言之，她的媽，在這時，是又在想着困苦的不幸的境遇，而完全被這境遇的景象所迷惑了。

米，這在酷熱的滾水中呻吟，但很快的便寂

寞了，從鍋的邊界流蕩來焦味的香氣；飯煮熟了。

小人兒便急急地把灶裏的柴火用火箝子拖出來，塞進灶門口底下那一堆冷的炭灰裏面，還鼓着嘴，吹滅那火焰；一股迷眼的青烟便瀰漫着，廚房裏又歸入到黑暗。然而，在這黑暗中，在這迷眼的青煙裏面，小人兒還噙着被烟燻着的眼淚，掙扎着，小心地挾出那灶裏的紅炭，放到小小的炭籠裏去。

她覺得凡她所應做的事情都做好了，便走到她媽身邊，低聲的說。

“媽！飯，飯好了。”

她媽好像沒有聽到她的話，默默的，然而却走到灶邊去，用鍋鏟很草率的把煮熟的飯弄到木的飯桶裏面；飯桶是頗大的，飯祇能堆在桶底的一角。

“拿筷子……還有大頭菜。”

她媽說着，端起飯桶就走了。

小人兒用力的爬到桌上去，向她知道那地位的土壁上去摸索，碰到長圓形的小小竹籠，在其中便抽出筷子，於是爬下來，又摸索去，到滿着蛀蟲小洞的那菜樹上，拿了一塊惟一的狀如雞頭的大頭菜……。

在吃飯時，小人兒依樣不敢正視她媽，並且想討人喜歡，吃過一碗飯，那一小片大頭菜還沒有印上她的齒痕，原形不動的平平地放在那隻缺滿着邊沿的紅花碟子上面。

“一年到尾，只是吃大頭菜，大頭菜……”

她的媽又照樣的咕咕了。

在這時，小人兒的小小的心上更壓着惶恐，她覺的什麼異常的禍事將降臨到她頭上，而且，彷彿地又看見她媽的手指頭捻到她嘴巴；因此，這一餐，也和往餐一樣，他的媽在怨恨和咀咒的喃喃中，又不自覺似的，乾乾淨淨地括光那飯桶

裏面的飯了。

三

這是在小人兒上床去睡覺的時候。

睡覺，這在別人，想是一種應該的安然的休息吧；然而這幽靜的幸福却沒有給過小人兒。因為，上床去，她必須遵從她媽的命令；睡到床尾，冷冷的，也像是一隻受驚的小畜牲，靜靜地蜷伏着，倘若不在意的轉動身體，把不結實的古舊的鋪板發起吱吱扎扎的響聲；那末，給她媽知道了，便是毫無遲疑的蹴過來堅硬有力的腳，這就足使她的胸部，腰間，大腿，或脊背，受了傷似的痛楚到好久。並且，她的不敢放心地坦然入睡，除了這，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她媽差不多是終夜的，曉曉不休地，重溫着白天的生活的該呢，該滅，該使她怨命，恨這個女兒，把世間的一切都看做是她的仇敵，她終於歎氣了，哭泣了。

但是，在這樣不變的，每夜裏幾乎成爲瘋子，由不安于貧窮的生活而發生出來的變態的憤激之中，她也曾常常的張着眼，明白地做她的夢；當開始她這個夢的幻想時候，她微笑了，那枯癯的愁苦的臉上就佈上歡樂，以及表現出一種飽滿着幸福的得意。在她每次忽然覺得她是闊了，有洋錢，有銀錠和金錠，有珍珠，有瑪瑙，……屋子是堂皇而且富麗……婢女和僕人……吃飯的筷子是紅得透亮的珊瑚，碗是月光一樣的白玉；雞鴨排滿着俱是吃膩了想吃鳳的腦髓和虎的下巴……在這時，她就儼然是一個主宰一切，任意操縱，尊貴的像什麼命婦似的，因而就用她的脚，發怒時蹴到她女兒，一面又威嚴又傲慢地吆喝：

“你這賤丫頭，給我跳井去！快跳——”

然而在她作威作福到想着——這就是那幻想突然破滅的時候，她原有的怨恨又澎漲了，

並且因為從富貴跌到貧窮，失望和嫉妒使她更傷心，更甚的恢復了類于瘋子的那狀態；于是小人兒就像是應該似的，也更倒霉了：她媽又把所有的不幸都加到她。

‘都是你！——’她媽切齒的說，又用腳去蹴。

因為這一腳蹴去的力量太大了，並且在腰間，小人兒，就不能忍耐的叫了起來；眼淚正連續着湧上眼裏。

“還敢哭！”她媽又罵，“你這死不掉的，留着累贅人！”並且又用腳去蹴，作為她禁止哭泣的表示。

小人兒害怕蹴，于是緘默着。

雖說她脆弱的心靈被一種權力緊緊的壓迫，在驚恐和顫抖，但為她的安全——其實是為避免那無端的迫害——蹴，她忍住眼淚，更其安靜的蜷伏着，這完全像一隻被征服或將餓

斃的畜牲了。

在忍耐中，她的心是抖抖地懸着，因為她媽的自語還依樣不休，時時響到她耳邊來，使她警覺着自身的危險；她聽到大街上打更，板壁中老鼠追逐，以及——凡是在深夜裏響動的各種聲音，也都使她感覺到恐怖。

然而睡眠，終于來拯救她，她是太倦了。

她慌慌惚惚地做了一個夢。

這個夢，她是做的太多了，幾乎成爲不變的，在她由恐怖的疲乏而入睡時，就忠實地來了，把她引到高聳的孤另的塔頂去，一隻黑的大手抓住她腰間，要把她從半空中摔到池上去，于是她掙扎，她呼喊，然而她沒有這種力，她的力全被那隻黑的大手抓住了，她只得忍着氣，無抵抗的，任憑糟踏；並且，她張眼求救，但她的四周是黑的，黑的像鐵鍋的底……於是她被摔下去，身體在她自己的眼前飛散，每部分都像一粒

微細的沙。

她醒覺了；在她神志迷離中，她驚顫地猛然想到，她腰間的痛楚却是因為她媽用腳蹴它的緣故。

于是她又安靜地在床尾蜷伏着。

四

當晨曦把夜的黑暗驅逐到屋隅，小人兒就爲了習慣，也像在冥冥中有了一種知覺似的，使她的眼睛很困難的張開了，看見她媽正在沈睡，便愈加小心的怯怯地溜下床去，她預備做她應做的工作，趕着羊羣到牧場去。

一離開她媽，這小人兒的心就忽然得了寬赦，活潑潑的跳躍起來；在這時，她已經忘卻她媽，和那個夢，以及她自己腰間的痛苦了；充滿在她心裏的，是天真，和一種感覺她自己快樂的情趣。

她和她的影子在路上的陽光裏飛跑着，像兩個動人的可愛的小鳥；她到王家去領她的羊羣。

“土地他說今天會送給我甘蔗，還有……”

小人兒一面跑，一面想。

“小人兒！”

她希望土地即刻就喊她。

不久，閃動在她眼前的，又是那一羣使她喜悅的，像雪一般白的羊兒……。

承元吳

初戀的自白

下面所說的，是一個春青已經萎謝，而還是獨身着的或人的故事：

大約是十二歲，父親就送我到相隔兩千餘里之遠的外省去讀書，離開家鄉，不覺間已是足足的三年零四個月了。就在這一年的端午節後三日得了我母親的信，她要我回家，於是我就非常不能耐的等着時光的過去，盼望暑假到來；並

且又像得了屬於苦工的赦免一般，考完試驗；及到了講演堂前面那赭色古舊的牆上，由一個正害着眼病的校役，斜斜地貼出那實授海軍少將的校長的放學牌示之時，我全個的胸膛裏都充滿着歡喜了，差不多快樂得臉上不斷地浮着微笑。

從這個學校回到我的家，是經過兩個大海，但是許多人都羨慕的這一次的海上風光，却被我忽略去了，因為我正在熱心的思想着家鄉的情景。

一切的事物在眷戀中，不必是美麗的，也都成為可愛了，——尤其是對於曾偷吃過我的珍珠鳥的那隻黑貓，我也寬恕牠既往的過失，而生起親切的懷念。

到了家，雖說很多的事實和所想像的相差，但那歡喜却比意料的更大了。

母親為慶賀這家庭中新的幸福，發出了許

多請帖，預備三桌酒席說是替我接風。

第二天便來了大人和小孩的男男女女的客。

在這些相熟和祇能彷彿地覺得還認識的客中，我特別注意到那幾個年約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她們看在我的眼中，雖說模樣各異，却全是可愛，但是在這可愛中而覺得出衆的美麗的一是我不知道叫她做什麼名字的那個。

因為想起她是和我的表姨媽同來，兩人相像，我就料定她也是我的表妹妹；她只有我的眉頭高。

“表妹！”一直到傍晚時分，我才向她說，這時她正和一個高低相等的女孩子，躲在西邊的廂房裏面，摺疊着紙塔玩。

聽我在叫她，她側過臉來，現出一點害羞，但隨着在嬌媚的臉兒上便浮起微笑。

“是不是叫你做表妹？”我順手拿起另一張

紙，也學她摺疊紙塔。

她不語。

那個女孩子也不知怎的，悄悄地走開了，於是這個寬大的廂房裏面祇剩下兩個人，我和她。

她很自然，依樣低頭的，用她那嬌小的手指，繼續着摺疊那紙塔。我便跑開去，拿來我所心愛的英文練習本，把其中的漂亮的洋紙扯開，送給她，並且我自己還摺了火輪船，屋子，蝦蟆，和鳥兒之類的東西，也都送給她。她接受了我的這些禮物，却不說出一句話來，祇用她的眼光和微笑，向我致謝。

我忽然覺到，我的心原先是空的，這時才因她的眼光和微笑而充滿了異樣的喜悅。

她的塔摺疊好了，約有一尺多高，就放在其餘的紙物件中間，眼睛柔媚的斜着去看，這不禁使我小小的心兒跳動了。

“這好看，”我說。“把牠送給我，行不行？”

她不說話，祇用手把那個塔拿起來，放到我面前，又微笑，眼光充滿着明媚。

我正想叫她一聲‘觀音菩薩’，作為感謝，一個僕婦却跑來，並且慌慌張張的，把她拉走了，她不及拿去我送給她的那些東西。看她臨走時，很不願意離開的回望我的眼波，我惘然了，若有所失的對那些紙物件痴望。

因久等仍不見她來，我很心焦的跑到外面去找，但是在全屋子裏面，差不多每一個空隙都瞧過了，終不見她的半點影子。於是，在我的母親和女客們的談話中間，關於她，我聽到不幸的消息，那是她的父親病在海外，家裏突接到這樣的信，她和她的母親全回家去了。我心想，她今夜無論如何，是不會再到這裏來上酒席了。我就懊悔到儘痴望紙塔，而不曾隨她出去，在她身邊，和她說我心裏的話，要她莫忘記我；並且，

那些紙摺的東西也是應該給她的。我覺得我全然做錯了。

我一個人悶悶的，又來到西廂房，看見那些小玩藝兒，心更惘然了；我把牠們收起，尤其是那個塔，珍重地放到小小的皮箱裏去。

這一夜在爲我而設的酒席上面，因想念她，縱有許多男男女女的客都向我說笑，我也始終沒有感到歡樂，只覺得很無聊似的；我的心情是完全被悵惘所包圍着。

由是，一天天的，我的心只希望着她能夠再來，看一次她的影子也好；但是這希望，無論我是用如何的誠懇，如何的急切，全等於夢，渺茫的，而且不可摸捉，使得我彷彿曾受了什麼很大的損失。我每日悵悵的，母親以爲我有了不適，然而我能夠向她說出些什麼話呢？我年紀還小，舊禮教的權威又壓迫着我的全心靈，我終於撒謊了，說是因爲我的肚子又受了寒氣。

我不能對於那失望，用一種明瞭的解釋，我只模模糊糊地覺得，沒有看見她，我是很苦惱的。

大約是第四天，或是第五天吧，那個僕婦單獨地來到，說是老爺的病症更加重，太太和小姐都坐海船走了。——呵！這些話在我的耳裏便變成了巨雷！我知道，我想再見到她，是不可能的事了。我永遠記着這個該詛咒的日子。

始終沒有和她作第二的見面，那學校的開學日期却近了，於是我又離開家；這一次的離家離依樣帶着留戀，但在我大部分的心中，是充滿着惱恨。

在校中，每次寫信給我雙親的時候，我曾想——其實是因想到她，才想起給家裏寫信，但結果都被胆怯所制，不敢探問到她，即有時已寫就了幾句，也終於塗抹了，或者又連信扯碎。

第二年的夏天，我畢業了，本想借這機會回

家去，好生的看望她，向她說出我許久想念她的心事；但當時却突然由校長的命令，（爲的我是高才生，）不容人拒絕和婉却的，把我送到戰艦上去實事練習了。於是，另一種新的生活，我就開始了，並且脚踪更無定，差不多整年的浮在海面，飄泊去，又飄泊來，離家也就更遠了。因此，我也就更深的想念着她。

時光——這東西像無稽的夢幻，模糊的，在人的不知覺間，消去了，我就這樣忽忽的，並且沒有間斷地在狂濤怒浪之中，足足的度過六年，我以爲也像是一個星期似的。

其實，這六年，想起來是何等可怕的長久呵。在其間，尤其是在最後的那兩年，因了我年紀的增長，我已明瞭所謂男女之間的關係了，但因這，對於我從幼小時所深印的她的影子，也隨着更活潑，更鮮明，並且更覺得美麗和可愛了，我一想到她應該有所謂及笄年紀的時候，我的

心就越跳躍，我願向她這樣說：我是死了，我的心爛了，我的一切都完了，我沒有夢的背景和生活的希望了，倘若我不能得到你的愛！——並且我還要繼續說——倘若你愛我，我的心將充滿歡樂，我不死了，我富有一切，我有了美麗的夢和生活的意義，我將成為宇宙間的幸福王子。……想着時，我便重新展覽了用全力去珍重保存的那些紙摺的物件，我簡直要發狂了，我毫無顧忌的吻她的那個紙塔——我的心就重新抨擊着兩件東西：幸福和苦惱。

我應該補說一句：在這六年中，我的家境全變了，父親死去，惟一的弟弟也病成癱子，母親因此哭瞎了眼睛，……那末，關於我所想念的她，我能用什麼方法去知道呢？能在我瞎子的母親面前，不說家境所遭遇的不幸，而戀戀的只關心於我所愛戀的她麼？我只能常常向無涯的天海，默禱神護祐，願她平安，快樂和美麗……！

倘若我無因的想起她也許已嫁人，在這時，我應該怎樣說呢？我的神！我是一個壯者，我不畏狂濤，不畏颶風，然而我哭了，我彷彿就覺得死是美麗，惟有死才是我最適合的歸宿，我是失去我的生活的一切能力了。

不過，想到她還是待人的處女的時候，我又恢復了所有生活的興趣，我有驅逐一切魔幻的勇氣，我是全然醒覺了，存在了。

總而言之，假使生命須一個主宰，那末她就是主宰我生命的神！

我的生活是建設在她上面。

然而，除了她的眼光和微笑，我能夠多得一些什麼？

這一直到六年之最末的那天，我離開那隻戰艦，回到家裏的時候……

能夠用什麼話去形容我的心情？

我看見到她，（這是在表姨媽家裏），她是

已出嫁兩年了，抱着毛毵毵黃頭髮不滿週歲的嬰兒，還像當年模樣，我驚詫了，我欲狂奔去，但是我突然被了一種感覺，我又安靜着；啊，只有神知道，我的心是如何的受着無形的利刃的宰割！

爲了不可攻的人類的虛僞，我忘却了自己，好像真的忘却了一般，我安靜而且有禮的問她好，撫摩她的小孩，她也殷勤地關心我海上的生活情況並且歎息我家境的變遷，彼此都坦然的，孜孜地說着許許多多零碎的話，差不多所想到的事件都說出了。

真的，我們的話語是像江水一般不絕地流去，但是我始終沒有向她說：

“表妹，你還記得麼，七年前你摺疊的那個紙塔，還在我箱子裏呢！”

北京。

初戀的自白

小小的旅途

從常德到漢口，這路上，是必須經過很久的小小仄仄的河。倘若在秋天，縱不說和冬季相聯的秋末，水也淺了，仄小的河於是越顯出仄小來，如漢壽一帶的河道，就祇能用木划子去通行。要是入了冬，即所謂八百里的洞庭湖，有很多的地方，小火輪走着，也是擔憂擔憂的，把竹篙子去測量水度，生怕一不留神，船擱淺了，這是非常不快意的事。並且，在那個時候，所謂湖，

其實已縮小到真像一個池子罷，兩旁邊——不，是四周圍，使人望不盡的全是沙和泥混合的灘，軟潤和乾涸的，給陽光照着，那上面便現出許多閃爍不定的小小金屬之類的光。還有捕魚爲業的人，便蓋了矮矮的茅屋在那灘上面……

然而，這一次，從常德動身到漢口去，時正仲秋，爲了六月間曾漲了一次大水，所以在仄小的河中，小火輪還可以來往。

我買的是房艙票。

在這個小火輪中，所謂房艙，是大異於普通的江船和海船的。當一個茶房作我的引導，推開那嚴閉着的房艙的大門（其實沒有小門）時候，一股臭氣，也像是久囚的野盜得到越獄的機會一般，就神速和有力的沖了出去，使我竟至於頭腦昏亂了好久。

“這就是麼？”我懷疑。

“就是的！”

丟下鋪捲和箱子，茶房顧自走了。

“這怎麼能夠住……”我站在梯子邊想。

“喂！”聽到從黑魑魑中奔出這一聲來，我這時才彷彿地看見這個房艙的積量：寬約八尺，長祇有一丈二，高還不及七尺罷；但其中，却安置着床鋪十二架，分作兩層，已經住了許多客，也不知他們是在閑談些什麼，吱吱喳喳，如同深夜裏竹篙子撐水的聲響。

“喂……請關門！”這是躺在梯子邊那床鋪上面的一個胖子，偏過臉來，向我說。我不禁地納罕到他的鼻子是長得非常可驚的大。

我看他，是因為這緣故罷，胖子却誤會了，舉起手兒指到最後面的下層床鋪，在那裏，暗暗的，祇隱隱地可見到兩個女人，以及說不定有多少個的小孩子，於是他繼續說：

“她們……怕風。”

這一句話，在某種的意義上，算是很充足的

理由罷，所以不等我動手，這胖子就歪着身子，用力的把門關了；艙裏面又恢復了黑暗。

在黑暗中，要找到空的舖位，是很難罷，除了藉重到燈光，惟一的，那祇能夠權爲瞎子，茫然的用手去摸索了。

“有人！”

我摸索去，客就喊。其實，因了這初得到的異樣新穎的經驗，只要剛剛碰到別人的腿，腳，腰，……，或者竟是覺得有生物的熱氣時，我的手早就神速而且怯怯的，收縮轉來了。

“往外面，梯子邊，靠左手，那上層，……”

也不知是那個客，出我意外的朗聲指示，這確然是一種很可感的好意罷，但是我却憤怒了，覺得健健壯壯的一個人，成了傀儡，供這艙裏的客捉弄，隨便什麼人在這時要我向左就向左，退後就退後，我是完全失了意志的自由和本能的功力了，也像是囚徒或奴隸一般的得受人支配

……究竟我終須忍耐住這感想，照着客的指示做去，這才得到空的舖位了。在這舖位旁邊，我忽然發現到有一個小小的窗子，便把窗板推開，那清爽的空氣和可愛的光亮，透進了，真值得說是無可名狀的愉快罷。然而，緊接的，爲了這艙裏其餘的窗子全嚴閉着，那種不堪的臭氣，就浩浩蕩蕩，無窮止地向這裏奔來，終使我再不能緘默；我說：

“你們的窗子怎麼不打開？”

“風大……”那胖子先回答。

“對了，風太大。”別的客人就連聲附和。

看這情形，無疑的，就是更明顯地關於常識的話說出來也要等於廢物，於是我住口了，但是想：他們這一夥人，縱在沒有空氣的地方，也會異於常人的依樣好好地生存着罷……。

那種臭氣終是不可忍耐的，我被逼的跑到艙外去，站在船頭，很久了，我恍惚覺得我是受

了非常大的一種寬赦，有如自己就是一個什麼罪犯。

船上的烟囪懶懶地吐出淡淡的煤烟……在船身的兩旁，密密雜雜的圍滿着許多木划子，這都是做生意的，有賣麵，賣湯丸，賣香烟餅子，以及凡是旅客們所臨時需要的各種東西。這些小販子，爲了招徠主顧，便都是及笄的姑娘和半老的婆娘，他們操作着，叫喊着，慌忙着，但有時却也偷閑的向較闊的客人丟一下眉眼，和不在意的說出兩三句通俗的俏皮話。間或遇到善於取笑的老油臉，他們縱不願意，却因爲營業關係，也只好勉强的去敷衍那些人含有痞意的勾搭；——然而到末了還是歸結到自己的生意方面，就問，“客人，要啖？吃一碗湯丸啖？……”不過凡是老油臉多半是吝嗇的，不然就是窮，究竟取笑之後依樣是不肯化三個銅壳子，買一碗湯丸吃，他們是甯肯挨着餓到開船後吃船上公有的

飯，至於零碎——如油炸粑粑，焦鹽傘子等等，那更不必說了，也許那些人在許多年前就和這些東西絕緣了。在這些做生意的木划子上面，倘若有男人，那也祇能悄悄地躲在篷篷裏，把柁，搖槳，和劈柴燒火這之類的工作，因為在這時假使他們出現了，那生意馬上就蕭條，壞事是毫無疑義的：他們全知道這緣故。

於是，賣和買，淺薄的口頭肉感的滿足和輕微貨物的盈利，女販子和男客人，像這兩種相反而同時又是相合的彼此扯亂，叫嚷着，嘻笑着，紛擾着，把這個又仄又小的小火輪越顯得沒有空處了。看着這種情景，真是的，要使人不困難的聯想到中國式廁所裏面的糞蛆，那樣的騷動，蟻伏，盤來旋去……我又覺得頭昏了！

“轉到艙裏去罷。”我想。然而在那個艙裏面正在黑暗中閑談和靜躺着的那些怕風者，不就是和糞蛆同樣討厭的一堆生物麼？我不得不躊

踏，而其實是苦惱了。

幸而這個船，當我正想着上岸去的時候，許多水手便忙着，鐵鍊子沙沙鏘鏘的響，呀呀呵呵地哼着在起錨，就要開駛了。然而在船身搖動的這一瞬間，那些女販子，就完全莫明其妙的，抖起嗓子了，分不清的大聲大聲地亂哼亂叫。其中，有賣麵和賣湯丸的，就爲了他們的筷子，碗，銅壳子還不曾收到，急慌了，哭喪一般的，帶咒帶罵的呼喊著，並且凡是“落水死！爛肚皮！”等等惡意的咒語，連貫的一句句極清朗地響亮在空間，遠聽去，也像是一個年青的姑娘在高唱着山歌似的。

汽笛叫過了，船轉了頭，就慢慢地往前開駛。那些密密雜雜圍滿在船身兩旁的木划子，這時已浮鷗一般的，落在後面了。

唱山歌似的那咒罵聲音，雖然還在遠處流蕩，但沒有人去注意，因爲這些客全安定了，爬

上舖去，彼此又閑談到別種的事。

不久，天夜了，並且還吹來風，很冷的，於是我祇得離開船頭，又歸到那艙中去受臭氣的窒塞。

“像這種臭氣，倘若給從前暴虐的帝王知道，要採取去做一種絕妙的極酷刻的苦刑罷。”

我想。在這時，一個茶房提着煤油燈走進艙來，用兩隻碗相碰着，並且打他的長沙腔大聲嚷：

“客人！開飯哩……”

接着便有許多客，趕忙的爬起來，當做床舖的木板子便發出扎扎的響。

這個茶房又用力的把兩隻碗碰響了一下，大聲叫，“說話，你是幾個？”他向着那胖子。

胖子便告訴他，並且把船票從腰間青布錢搭子裏摸出來，送他看。茶房於是又逐一詢問別的客。

最後，這茶房便宜告了，臉向着門外的同夥，高聲的，純熟得也像一個牧師唸聖經，朗朗地嚷道：

“八個，三個和二個，四個，一個，……大大小小共統二十二個。”說完了，他又非常得意的嬉笑着，把兩隻碗相碰了一下。站在門外的那同夥，便如數的把碗遞進來給他。

這真是可驚的事！完全出我意外的，除了我自己，我才知道這安置着十二架床鋪而不得容足的艙中，竟然還住着二十一個人！二十一個人……

“我的天！”我真要這樣的歎息了。

因為有了燈光，這艙中便顯出昏昏的，比較不怎樣的黑暗了，那胖子的家屬——用花布包頭的宛如年青的麻陽婆，兩個中應有一個是他的堂客罷，——就開始慌慌張張的，急急地把一張灰色的線氈打開，用繩子紮在床前的柱頭

上，作為幔帳，也像恐怕着他們的樣子給別人瞧見了，是一種重大的損失和禍害似的。然而這舉動正合她丈夫的心懷，所以那胖子便笑嘻嘻的，傲然地得意着，並且不憚煩地把飯碗和筷子，從線氈的邊縫間塞了進去。

當茶房把飯碗半丟式的放到我床上來，那碗座，便在我白色的棉被上留下永遠的油質圓圈了。這個碗，是白地藍花，粗糙而且古板，看着會使人聯想起“三寸金蓮”和髮辮子這一類東西的，却密密地缺着口，裏和面全滿着膩膩的油泥。

“喂！換一個。”我說。

“一個樣……”

茶房的這答話真是忠實，換到的碗的確缺口缺得更多了。

“真沒有辦法！……”我想；然而我還得擔憂着，細想唇兒應當怎樣的小心，到吃飯時才不致

給缺的碗邊給拉破了，流出血來。

和這碗同樣惱人的，還有頭尾一樣四四方方的竹筷子。這筷子是當着我眼前，曾經在茶房的粗壯而且長滿着黑毛的大腿上刮過癢的；因為當他預備把這筷子丟給我的時候，也不知是蚊子還是別種有毒的虫兒正在他的腿上咬着，使他驚跳了起來。

在這樣的境遇中，雖然有點餓，我也祇能夠空着飯碗，眼看這艙中的客——他們每個人都快樂的談笑着，一面又匆匆忙忙，餓饞饞的大口大口地吞下那不潔的飯和菜……然而這些人，他們所用的碗筷不就是和我一個樣的麼？其中，我尤其不能不佩服到那胖子，像他那樣笑嘻嘻的，接連着從灰色的線氈邊縫間把飯一碗又一碗的送進去，一面還讚頌一般的說：

“多吃些囉！飯還香，菜的味兒也好。……”

大約是不很久罷，這些人便吃飽了，每個人

又躺下去，大家勾搭着說一些閒話。但不久，這說話的聲音就慢慢地減少了，熟睡的鼾聲接連着不斷地響起來。

於是，在昏昏的燈光裏面，那個不容人看見的用藍花布包纏着的頭，忽然從灰色的氈子裏攢了出來，一個完全女人的身體就出現了。她怯怯地向四周看望，鬼鬼祟祟的，低聲呼喚另一個在氈子裏的女人。這兩個人便互相謙讓了一會，結果先攢出來的那個，便蹲在木盆上面，袒白的，毫無忌憚的完全顯露了凡是女人都非常保重和秘密的那部分；一種水聲便響着，和那複雜而又單調的鼾聲混合了。接着後出現的那女人便同樣的又表演了一次。這小小空間所充滿的臭氣，於是又增進了奇怪的一種新鮮的伙伴。她們倆經過了商商量量，輕笑着，低語着，挨挨擦擦的並肩走去，就把木盆裏面的東西在艙門邊倒了出去，然而那一半却流到艙裏來了。

小小的旅途

第二天天亮之後，這兩個女人却又始終不肯露面的躲在氈子裏，吃飯又得那胖子一碗一碗的從邊縫間送進去。……

啊！從常德到漢口去，在這小小的旅途中，我是純粹的在這種的苦惱中沉溺！

北京。

殭 骸

孟素先生是一個醫學博士。他是專門研究解剖學的；從其中，他曾發現了一般學者所忽略的一個秘密，並且極力地加以說明，精密地分析，……獨創了一個新的學理。“為沉寂的醫學界放一個異彩！”凡是研究醫學的人都這樣的欣賞他。因此，他的聲名，便如春雷一般的響動起來，許多有名的學校和醫院都竭誠盡意的來禮

聘他，有的還祇敢希望他應諾那職務上的名譽，便很感激地覺到榮耀了。於是，他爲自己的志願和習慣，以及另外的一種友誼，便負責的去承受那C醫院的解剖科主任了。

“從我起，‘解剖學’將改用我的名字——‘孟素’——去替代！”他雄心地這樣勉勵着。

有時，當他想着他所有的值得寶貴的工作，雖說他不曾忘形地讚揚他自己，但對於那天稟的超人的腦力，却也覺得很驕傲，便快樂地笑了，在得意裏面還勇敢堅毅的說：

“我要把解剖學造成了像明亮亮的水晶，讓後生的人一見就知道，無須再來懷疑和研究！”

的確，他對於解剖學的貢獻是可驚的！許多和他同時的學者都自慚地佩服他，讚嘆他，甚至於有一個研究解剖學的朋友不能忍耐地當面頌揚他：

“孟素！我倒要解剖你的頭腦，看看裏面裝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像這一類的讚詞，當流進他耳裏的時候，他的嘴旁便微哂，這微哂是很冷靜的，同時他又把原有的尊嚴去表示那卓然的得意和驕傲。

此外，同樣的使許多人歎服的，那便是他的像數學方程式一般的生活定則了。他不但對於自己的工作；睡眠，休息，散步，以及沉思和玄想，都毫不錯誤的規定在一張紙上；便是盥洗，穿衣，吸煙，……等等所耗的時間也是極其經濟和準確的。所以，凡是和他相熟的人，無論和他距離是怎樣的遠，也都容易而且不錯地設想他在某時是做着某件事。

“我知道，你吸完了這枝香烟，你要去做什麼事了。”有一次一個朋友對他說。

“要做什麼事呢？”他問。

“到你的工作室去……不對麼？”

他不禁地笑了起來。

“對的！”

於是那香煙的蒂頭兒從他的唇上丟到痰盂裏，發出“吱”的一聲，他便把眼光送別他的朋友，走進他那間私有的解剖室去。

解剖室的沉寂正像他的尊嚴。三盞電燈從牆上放出冷光，照着白色木架上的許多藥水瓶，發光的大大小的解剖刀，以及種種化驗器……此外，除了他孤悄的影子在稍稍地微動，那一切的東西都安靜得像睡一般，或說是近於一個深不可測的幽幽默默的夢境了。

他換好一身專為工作才用的白衣，按了電鈴，把他冷靜的眼光向周圍無意思的看了一忽，接着那四個一般高低，強壯，和一般眼色的差役抬進來一架帆布軟床，大家不言語，像學生交卷一般的把床裏面的用白布蓋着的一個屍體，很習慣的輕輕地放到解剖架上，便走了。於是孟素

先生便開始他的工作。

“在這個，我要得一種新發現！”他對着無抵抗的，像大理石一般沒有知覺的試驗品，強烈的意志又使他作了這希望。

他動手了。

慢慢地把白色單單掀開去，那躺在解剖架上的人體，便全部份赤裸裸地顯露出來。

“怎麼”，他突的驚疑了。“這樣年輕的女子？院長不是說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解剖刀就停止在他的手上。

他的眼睛於是流動了，不自覺的注視到那肥小的脚，圓細的腰間，豐滿的胸部，以及那窩窩地合着的嘴唇，……在平常解剖女性身體時所不會覺到的種種，都在他的眼前活躍起來。

“這樣美！”生來沒有過的感覺，很有力的就襲進他的冷靜的頭腦去，“這樣一個美人！這樣的……”眼睛就凝望在那細細的黑色的頭髮。

這時，他想到假使他施行起手術，那末，這鋒利的刀，就要把這個又年輕又美的女子給破壞了，就要手腕，胸部，……身體的全部份都得分裂，變成片段，或者竟失散了，零落在土坑裏。
……

他的心就忐忑起來。

“安靜點，”他想，“這是研究……”然而這種的鎮制不生效力，並且反增加他的惶惑，不忍，使他聯想到別的種種慘事去。

他苦悶地叫道：

“不，我不能破壞這個！我，我作這種破壞，我有什麼權力？”同時，他又想到這世界上許多樣兒不同的殘忍，橫暴，苛虐，悲慘的事了；於是在他的眼裏，便顯現出無數坟墓，無數骷髏，無數屬於戮害的工具和模型。……

“我也是這種工具和模型之一！”他的臉色憂鬱着，迷亂的想，“爲什麼做這樣怕人的事？

把許多人體給破壞了，來滿足我的慾望，我有這樣的權力麼？……’解剖刀從他的手裏落到堅硬發光的地板上面去，發出鏘的一聲。

“我沒有權力……”這聲音又低又顫慄。

於是他的眼光發怔的呆望到靜靜地躺着的少女，似乎要把他所激盪在心中的情緒，和所作的罪惡，去告訴她，求她饒恕，求她慈悲，求她哀憫，……這時，他已損失他原有的那種尊嚴和驕傲了，完全是一個痛苦難言的懺悔的可憐人，像孤伶無依的小孩子那樣的。

然而那少女却依樣寂寂地躺在解剖架上，沒有作何種的動作，去表示她的任何意思，她祇像大理石彫像一般的毫無忌憚地顯露着她那赤裸裸的美。

他的心又強烈地忐忑起來。

“你是一個使我明瞭什麼是罪惡的神！”他想。接着，他不能忍耐了，把手又在胸前，顫顫地

說，“並且，你，你使我認識了生命，和宇宙間什麼是最可寶貴的，以及一個人應當爲什麼生活，生活是怎樣的意義……”他的臉色愈陰鬱了。這是，電燈的光忽然強烈起來，照到那絕了生氣的少女身上，却映出一種感人的，柔潤和豐澤的光。

“這樣美……”

他狂亂了。

他的膝頭不容自主的軟了下去，跪在解剖架旁邊，輕輕地拿開那少女的手，用力的握着，很神聖地用嘴唇去吻，從指尖至於肩上。

他的臉上浮現出一種異樣的微笑。

“我現在才是值得驕傲！”他低聲地像夢囈一般的自語。“沒有人像我這樣的幸福！我現在……”他把頸項垂到她的腿上去，發燒的臉頰接觸着冰冷的皮膚，心裏起了一陣生平不曾經過的節奏。

“你沒有知覺，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我愛你！”他的的手腕伸進去摸在她的腰間，另一隻手去撫摩她的頭髮。

“我愛你！……”他近於瘋狂地幸福的想着，不久那電燈的光弱下去，由黯澹而泯滅了，窗子外面便漸漸地現出灰白色。

天明時候，他乘着僕役們不曾起來，就用全身的力，把這個冰冷殭硬的女人背到臥室去，放在靠榻上面，他一面換衣服，一面望着她微笑。他深深地吻了她一下，便走了；並且把門鎖着。

“我就回來的！”他站在門口，臉兒向着門，帶着安慰的聲音說。

“天成洋行，”他想，把一捲鈔票放進褲袋去。“還是大寶公司好？”同時，在他的腦裏，他便用力去搜索，這種的苦思，是他生平所沒有過的，也就是因此他不敢相信他所想的，因為他所須要的東西是太複雜太瑣碎了，單是香粉——

這應當買那一種的好，已夠他的許多時候去躊躇……

真的，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忽然想起有許多東西忘却了，但已經買了的，却也夠多，那是用三個僕人從門口擡進來的。

他快樂地大踏步走進來，到了臥室門邊，就轉身向隨在他身後的僕役說：

“放下吧，這讓我自己動手去。你們，我今天放你們一天假，你們愛到那兒去就到那兒去，到天黑再回來吧！”

“是！”僕役們同聲答應，顯然是意外快樂的一種聲音。他們放下東西，便走了。

孟素先生開了門，他一眼就看見他的愛人，她是那樣安靜地躺着，但很羞怯似的，這使他愈生了憐惜。

很長久地吻了她一下，他才把堆在門口的一件一件的拿進來，打開了……於是他開始把

床上的原有東西都丟下來，換上他所新買的種種……他又把這個冰冷的女人背起去，睡到那粉紅色的鵝絨氈上，把頭放在白緞繡的枕兒上，又用淺湖色印度細綢的罩單蓋着她身上……於是他向她端詳，他覺得她的皮膚隱在細綢裏面，分外地顯着潔白，柔潤，接着他走上前去，撫摩她，不久他的臉兒便挨下去，從頭到脚地偎貼着，也像熨斗在熨着一件衣衫似的。

“我愛……”他狂亂地低聲叫她。

他坐在床沿，把她的頸項放在他的腿上，用一把小小精緻的木梳子，替她慢慢輕輕地梳頭髮；他并且把極好的香水替她洗身；又把香粉撲滿她身上，用胭脂微微地抹她的嘴唇……最後，他全身又發燒又戰慄，心兒狂跳，他沒有一點力氣去做其餘的事了，就躺下去，拚命的——但又是那樣小心珍重地去擁抱她，他覺得有一個世紀那樣長久的時間在他的眼前一下飛過，他的

知覺似乎完全迷糊了。

到他知道在床尾那邊的衣鏡裏面，是映着一對人兒，而那個擁抱着又年青又美的女人的男子，他簡直不相信他現在已經有三十二歲了，那影子的的確確看去只像二十來歲左右的。

他不禁地在她的眉頭吻了一下，失聲地叫道：

“我愛！……呵，我是怎樣幸福呀！”

從早晨到夜晚，他沒有離開她。

二

第二天，他在熟睡朦朧時候，忽然模糊地聽見門響。

他醒來了，便問：“誰？”

“我……少爺！”是老僕人萬興的聲音。

“你，”他說，“你有事麼？等一等再來吧！”

“你不到醫院去麼？現在已經過時候了。”

老僕人不待回答，便咳嗽着走了。

“什麼！”他想，“到醫院去？我還到這樣罪惡的地方去麼？這樣罪惡的……”於是他爬起來，却是戀戀的，並且又重新做一番屬於愛情之熱的種種工作，然後才跑到工作室去，開手便把他十餘年來由腦力和心血所造成的標本，圖記，以及關於解剖學研究的等等東西，都撕碎去，把所有私用的儀器也毀壞了，接着便寫信辭掉C醫院的解剖科主任，和其他職務。……

“好了，”他看着那種種東西，快樂地說：“讓我現在成一個幸福的人！”

於是他又去看守，依着她。

他的生活便完全變樣了。

他謝絕一切賓客……他不要僕役們走近臥室來……除了吃飯和洗盥他要到另一間房子去，他所有的時間都用在緊關着門，偎倚她……他儼然像一個厭世的隱者似的。

因此，萬興——這個忠誠關切的老僕人——對於小主人的起居忽然變態，覺得很詫異而且擔憂着；他爲了愛惜和疑慮，還憑了他老主人昔日的親信，他便冒然去叩孟素先生臥室的門。

他一面說：“我知道你不要什麼人來，但是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說，要和你說……”他又咳嗽了。

孟素先生對於這個鬚髮全白的老僕人，並且是他父親遺留給他的惟一親人，一切的犯失都給以原諒，於是他便走出來，隨手又把門關上。

“有什麼事？你說！”他站在門口。

“我……我要和你說，”他忍住咳嗽，“我說，怎麼咧，少爺，你現在什麼全變了？”在他滿着陰暗的眼珠，却閃起一些光影。

“放心吧，什麼事也沒有。”

“沒有？你……你爲什麼把那些好東西都弄壞呢？”

“我不研究醫學了。我現在正做着比什麼都好的事。你放心吧！”

“那……那就好了！”接着，他的那套老話，又開始了：“少爺！你應該知道老爺和太太祇剩下你一個人……兩位小姐是不用說起了，唉，太太臨終的時候她們也不來……你現在有三十二歲了，（我沒有記錯呀！）你曉得麼？三十二歲了，這是人家的孩子都可以上學的時候，你怎麼還不替老爺和太太設想呢？娶一位少奶奶，我知道，這在你並不是難事呀！你怎麼還不替老爺和太太設想呢？……”

這一種家族的觀念和忠誠的心，却把他的咳嗽忍住了；使他囉囉地說了這樣多的話，在他真是難能而罕有的。

“你放心，”孟素先生安慰他：“終久自然是

要娶的，慢慢地瞧吧！”

“那……那就好了！”他便咳嗽着走去。

孟素先生又關門，悄悄地度他甜蜜的日子。

三

然而，無論孟素先生是怎樣的溫柔，怎樣的倚偎，怎樣的愛惜，而這個絕了血脈循行的女人，終於不宜生存在空氣裏面，漸漸地從內部便生起變化了。

當初，雖然孟素先生是學醫的人，但他因了沉溺於戀愛的狂熱，對於這點常識，竟忽略了。直到那屍體腐爛的氣味超過香水和香粉，他才從華麗溫軟的床上嗅見，可是他知道，這已經很早就無可救藥了。

在他發現這種不幸事情的時候，他簡直要發瘋，駭住了，怔怔地對她瞧着，眼淚默默地通行過他的臉上。

“唉唉！……”他懊悔了：“假使在那個時候，我用醫藥的功效能夠把你保存到若干年，然而現在，完了……我究竟不曾愛護到你！”

從這時起，他雖然依舊或更甚的去吻她，撫摩她，和她擁抱，對她凝望，或是把她的手指含到嘴裏去，做着凡是一對愛人兒所親熟的事，然而一種潛隱的悲哀已襲擊他的心，在每一秒時間的過去都帶給他眼前的橫禍，他覺得，死神的手已放在他的背了。

他常常把臉兒埋在手裏，慘聲的叫：

“……可憐我呀！”

可是，在他的憂慮，愁慘，悔恨，以及希望解救，和回憶着甜蜜而同時又覺得悲哀的日子裏面，無論怎樣，那個使他狂熱的女人，豐滿的眼睛便慢慢的陷下去，肚皮變了顏色，嘴裏吐出難嗅的氣味……她腐爛了。

他時時把眼淚洒在她身上，她承受了，然而

她體態和肌膚的美，雖說因他撫愛，也終於顯現可厭和可怕的醜模樣了。最後，他捧着她的模糊的臉兒，舌尖去舐她從凹了的鼻孔中流出來的黃水，劇痛的心去挨她的胸部……他昏迷了。到醒來，他又用力去擁抱她，並且拚命的揉着，慘聲的叫：

“我愛！……我愛呀！”

於是他下了決心，他寫了一封信。“你坐車到C醫院去，”他把信交給萬興；“見院長，把這封信給他，要親身交給他……好了！”

“——”可是萬興又問他：“少爺，你，你這幾天又變樣了，真是——這樣瘦得怕人，眼睛像哭過兩天兩夜似的……”

C醫院院長接到萬興給他的信，因為他正患眼病，用藥水洗着眼睛；他就叫他的夫人代看。

他夫人便把孟素先生的信唸給他：

“……朋友！請你不要認爲我這一件事是因

了神經衰態；我是非常清白地做我所做的事！應當怎樣向你說呢？我，我愛上給我解剖的那個女人！當然，我沒有解剖她，却把她安置在我床上，其間所經過的可讓你想像去，但她竟因此腐爛！腐爛，這是一個怎樣可悲的名詞呀！可是，現在我也願意這樣的腐爛了！……你，假使還有我們昔日的友誼，且容納我的懇求，把我和她留殮在一個棺材裏面，好讓我喉管裏奔流出來的熱血去染她已斃的心……別了，祝幸福永遠在你們倆身上！”

院長夫人是三次間斷的唸完這封信。

十六年。

種

該

家 長

一

張先生又在看晨報。每天的早上在他起床之前，這報紙，於他，也等於烟鬼子的烟癮，很久就習慣了，差不多成爲一種定律，並且是改不掉的，必須看過了才滿足。倘若還不曾過完這報癮，要他下床，是難事，這只看他在閱報時的那神氣，坐股正經的，就可知。然而，報，這是每逢節日和某種紀念要停刊的，那末，張先生心裏的

惻惻，就把他嚴重的臉色變得更加嚴重，近於晦澀了，終日裏全悒悒的不樂，並且，天明時候他就醒，這也是固定的；他醒了，又用一種固定的話向他的太太說：

“喂，上去呀！”

倘若太太還在睡，那末，就毫不客氣的，把手去打兩下她肩膀，再不醒，就用力的把她身子推着，搖籃似的；這也是固定的辦法。

“喂，上去呀！”

太太也常常回答他這句話。然而，究竟，下床去的還是太太，還和她的男小孩，一個六歲和一個八歲。看太太，在別人眼裏，確是一個非常樸儉而且能夠操作的女人。煮飯，買菜，看小孩，洗衣，凡是家庭中所有的事情全歸她，撐持和工作的。然而她自己却很深的遺憾於她身子的矮小，眼睛不一樣大，鼻子又扁……她的容貌太不好看了！可是張先生是忠心於信佛的人，對於

色，尤其是女色吧，並不重視，這只看他滿房滿壁貼着“色卽是空，空卽是色”的等等梵語，就知道他雖然有了兩個兒，也祇算是一種“因緣”，不是慾。當太太連拖帶抱地把兩個孩子弄起來，下床了，張先生就開始閉上眼睛，盤着兩條腿，打起座了。這一直等到他太太把報紙放到他面前時，才張開眼，於是看報。

看報，這於他，在平常除了嚴重的臉色，是毫無別種的表情的；然而，這一天，却把他平平地排着的兩道開闊的眉毛，非常罕有的蹙了一下。太太正拿着稀飯進來，看見了，很吃驚的便問：

“有什麼事呀？”

張先生還在看。

“是不是革命軍打到——”

太太把稀飯放到桌上，臉又朝他。

“部裏又裁員。”張先生懶懶的說。

“什麼，”太太驚詫了。“又裁員？秘書處總不要緊吧。”

“說不定。”

丟下報紙，張先生於是下床去，但他依樣是不洗臉，祇把濕毛巾向眼角和嘴上抹了兩抹，就坐到棹旁，吃他每天在離家之前的固定的稀飯。

太太就憂愁的，眼光呆望着他筷子轉動。

二

到下午，在傍晚時候，張先生又固定的回家來了。雖然他的臉色依樣是嚴重，沒有快樂也沒有愁苦的，但他的太太却非常憂慮，好像從他的臉上，已看出什麼不幸的事件來，不禁地心中就起了不安。

“……不要緊吧？”她迎面就詢問。

“你說的什麼？”

“秘書處——”

“對了，裁去八人。”

太太顯然受嚇了，眼睛不動的遲疑的望着他。

“你總不至於吧？”她怯怯的問。

“那八人，我也在內。”張先生坦然回答，但態度依樣是懶懶的。

她呆了。

張先生就躺到籐椅上，默默地誦着佛經。

太太半晌才開口：

“那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吧。”

“你不可以運動運動……”

“運動那個？每人自己的地位都保不住。”

“總長不是行麼？”

“裁員就是總長的意思。”

太太感到絕望了，更發呆。

“南無阿彌陀佛……”張先生却毫無思慮的

在唸經。

這時，窗外面，天漸夜了，房子裏就黑暗起來，在漠漠糊糊的餘剩的光影中，在太太的眼前忽然現出許多要債者：胖胖的米舖先生，油滑神氣的油鹽店掌櫃，黑臉的煤舖伙計，還有房東，以及打廁所的，推土車的，甚至於收界捐的警察，也使她爲難，窘促，忍辱着，得用和氣的聲音向每一個人去說，要求再寬容幾天……她惶恐了。

“怎麼辦呢？”她想。

“……阿彌陀佛！”然而，回應她，祇是使她更其感到生活之渺茫的這種聲音。

望着張先生，縱不能看清他是怎樣的臉色，但知道他還在唧唧噥噥地唸着經，她也有點發恨，生氣了。然而她又想到和他計較是毫無結果的，他是除了唸經，什麼都不知道，就知道也是不管的。

漸漸地，於是，淚水就浸濕滿她的眼睛了。

“怎麼辦？……”她不住的想。

兩個小孩子從外面玩倦了歸來，走進房子，挨到她身邊，牽着衣，大的那個就開口說：

“媽！怎麼還不點燈呢？”

“我餓了”小的也說。

做母親的，是天然有了一種慈愛吧，這太太終於用袖口擦去淚水，忍耐着，走去點燈，又動手去弄飯了。

兩個孩子就左左右右的廝纏着她。

本來，吃晚飯，這在平常，是把這小小的一家人聚到一塊兒去，除了睡覺，在每天中，要算是惟一的個團聚的機會了。然而這一天却異樣！雖說張先生還不改他固定的嚴重的臉色，懶懶的舉動，一面吃飯一面看經，可是太太却非常愁苦，她不但把這一餐飯弄得很草率，幾乎是不想弄，她簡直不會吃飯，祇照顧她的小孩子，就算

了。

但是，張先生把這一餐晚飯，是依樣的做爲他看經的陪伴，無憂無慮而且是閒散的。

三

到夜裏，張先生照常的打了一回座，唸完了幾篇經，就躺到床上去，攤着四肢，睡着了。從他嚴重的臉上，就漸漸地響出一種不住的，但很急促，粗笨而且單調的鼾聲了。然而，這太太，她却張着眼，睡不着，祇綿綿地想着過去，眼前，和將來的生活情景。其結果，將來的生活使她駭怕，她不敢想；過的那些極少的歡樂，這是初婚的，却也被過多的苦惱所吞滅，成爲可詛；排在眼前的又是那樣的灰色，渺茫，……於是她又想到那些可怕可厭而又無法拒絕和躲避的煤鋪伙計，米鋪先生……她終於望着那不負責的家長，發恨了。

“可憐的！”她偏過臉，對着那兩個小孩子。
於是，淚水又滿上眼睛了。

當她傷心到極點，她第一就怨命，因而就歸咎到她的父母，雖說他們老人家倆是早故了，但她非常懊悔到從小定婚，嫁給這個除了唸經以外，什麼不知也不管的男人，挨窮挨餓，看看要餓死了。最後她恨到發裁員命令的那總長……這一個很長的夜，這樣的想來想去，就過去了。

她的眼睛，非常疲倦的，看着窗外的夜色漸漸地變成灰白了。

天明時，張先生就醒來，又固定的用手腕向他太太撞了一下。

“喂，起來呀！”他說。

其實，這太太，她一夜全沒睡；於是，恨快的便起去了。她又照樣的，爲了固定的張先生的意旨，把她的兩個小孩子弄醒來，又連抱帶拖的，拉下床了；小孩子還用手擦着模糊的眼睛。

張先生又是開始他每天早上不變的閉目打座，接着就看報，不久下床去，吃他按時的固定的稀飯；他出去了。

這一晚他不曾回家。

四

張先生的太太在家裏行坐不安的納悶，並且焦灼，因為張先生破例的沒回家，這是很可驚詫的。但她想不到是爲了什麼。說是生氣麼，決定不；慚愧麼，也不會有；因而她就想各種偶爾的不幸的事，可是她又馬上相信那是不至於的。然而，極其明顯，張先生是接連着不回家，並且連消息也渺茫了。

這太太終於抱起她的孩子，拚命的，用力的抱着，撲着，搖着，傷心的哭泣了。因為，從她丈夫的一個同事口中，她得悉這小小一家的家長已剃光了頭，在普慧寺，落僧了。

當她哭泣時，在那雲一般的模糊的淚水中，她又忽然的看見到那些推土車的，打廁所的，以及房東，警察，米舖先生，煤舖伙計，油鹽店掌櫃……各樣各色的使她爲難，窘促，壓迫她，使她無路可走，想到了該詛的，可怕但是必須親近的死！

家 長

登 高

張媽在廚房裏用竹帚子洗鍋，沙沙嚓嚓的響，也像是昨夜的雨還沒止，水落上漣漣地流下的雨漏……。

“偏是這一天就下雨！初醒來，在睡後的惺忪中，聽見這聲音，我懊惱。其實，像一清早乍開起眼睛來，在床上，當真的，就發覺是雨天，這在平常，却是妙極的一件樂事。因為，落起雨，雨縱不大，南門兜的石板路全舖上爛泥，是無疑的，

那末，我們便借這緣故，說是木屐走到爛泥上，會溜滑，會翻跟斗，就可以躲懶不上學了。倘是落大雨，那更好，假使我們就粧做好孩子模樣，想上學，大人也要阻止的。早晨下起雨來真有許多好處！像唸書，作文，寫大字，能夠自自然然的免去，是一件；像和那骯髒的，寒酸氣飽滿而又威嚴的老秀才不生關係，這又是一件；但給我們頂快活的，却是在家裏，大家——幾個年紀相似的哥妹們聚在一塊，玩擲紅，鬥點，或用骨牌來蓋城牆，彈紙蝦蟆，以及做着別種饒有小孩子趣味的遊戲：這之類，是頂有力的使我們盼望着早晨的雨。因此，幾乎在每一個早晨，張開眼，我就先看窗外，又傾耳靜聽，考察那天空是否正密密雜雜的在落雨。雨，尤其是早晨的，可說是等於給我們快樂的一個天使。但今天，因是九月初九，情形便異樣了，怕落雨。在昨夜裏聽到了雨聲，我就難匿，在擔憂，着急，深怕一年中只有一

次的登高，要給雨送掉了。所以，把張媽洗鍋的聲音，就疑爲雨漏了。

證明是晴天，這自然得感謝金色的太陽！陽光照在窗外的棗樹上，我看見，滿樹的棗子還映出紅色，於是狂歡了：這真是非同小可的事！實在，像一年只有一天的登高，真須要晴天。要是落雨，你想想，紙糊的風箏還能夠上天麼？想到小孩子們不多有的快樂日子，天縱欲雨，是也應變晴吧。這一天真比不得中秋節！中秋節落起雨來，天陰陰的，這對於要賞月的大人們是掃興極了，但小孩子却無損失，我們還可以在房子裏，照樣的吃我們所喜歡吃的燒鷄，喝我們的紅色玫瑰酒……登高就不同了，若落雨，那祇是和我們小孩子開玩笑，搗鬼，故意爲難，充滿宣戰意味的，等於仇敵，便我們經過了若干日子以後還會懷恨着。

天既然是晴，不消說，我心頭的憂慮就消滅

了。

爬下床，兩隻手抓住不曾束緊腰帶的褲頭，匆匆地跑到房外找鏘弟。他也像剛起床，站在天井邊，糊塗的，總改不掉初醒後的那毛病，把鼻涕流到嘴唇上，用手背來往的擦，結果手背似乎淨了些，滿嘴却長出花鬚鬚了。

“粧一個丑角你倒好！”這是斌姊常常譏笑他。

“丑角，這是什麼東西呢？”他反問。

“三花臉！”

因為三花臉是頂痞而且醜的，鏘弟知道，於是就有點怕羞。關於他的這毛病，我本來也可以用哥的資格去責備他，但我也有自己的壞毛病在，祇能把他這可笑的動作看做極平常的一件事，如同吃飯必須用筷子一樣的。要是我也學斌姊那樣的口吻去譏笑他，雖使他發臊，可是他馬上就反動，擡起嘴，眼睛一瞪，滿着輕蔑的說：

“一夜濕一條褲子，不配來講！”

想到尿床的醜，我臉紅了。因此，這時看見他，爲了經驗，就把他很滑稽的滿嘴花鬚髭忽略去，祇說我們的正經話。

“見鬼！我以爲還在落雨……”我說。

他微笑，手從嘴唇上放下來，又把衣衫的邊幅去擦手背。

“你知道昨夜裏落雨麼？”

“知道。”他回答：“可是我要它晴；若不晴，我必定罵他娘的……”

“你又說醜話了！”我祇想；因爲這時的目的，是貫注在登高，放紙鳶，以及與這相關的事情上面。

無意的，我昂起頭去，忽看見那藍色無雲的天空中，高高低低，措落的，飄翔着大大小小的各樣紙鳶：這真是一種重大的歡喜，我的心全動了。

“我們也放去！”我快樂的喊。

“好的！”他同意：“到露台上還是到城樓頂去？”

“你快瞧，”我却指着從隔屋初飛上去的一個花蝴蝶。“這個多好看！”

“那就是癩頭子哥哥放的。”

這所謂的癩頭子哥哥，他的年紀雖比我們都大，却是我頂看不起的一個人；其鄙薄的原因，也就是那個癩，癩得使人討厭，把頭髮變得黃而且稀少，在夏天總引了許多的蒼蠅盤旋那頂上。並且，他除了會哼“雲淡風清近午天”的這句千家詩之外，別的他全不懂，這也是使我這個會作文的年輕人不生敬意的一個原因。但這時，看那隻多好看的花蝴蝶紙鳶是他放的，心中却未免有了憤憤，還帶點嫉妬。

“是癩頭子放的，不對吧？”我否認。

“誰說不是？”鏘弟說出證據了。“昨天在下

南街我親眼瞧他買來的，花一角錢。”

我默然！心中更不平了，就說：

‘癩頭子都有，我們反沒得。’

“可不是？”

“我們和媽媽說去……”我就走；鏘弟跟在我腳後，他又把衣衫的邊幅去抹嘴上的花鬚髭。

母親正在梳頭。

“媽媽！”我說，一面就拉她往外走。

“做什麼？”她問，“這樣急急忙忙的？”篦梳子停了動作，一隻手挽住披散的頭髮，轉過臉來看我們。

“你瞧去，多好看的一個紙鳶——花蝴蝶！”

“這也值得大驚小怪？”

“那是癩頭子哥哥放的。媽媽！他都有，他還只會哼千家詩……我們却祇有兩種紙平式的。”

母親笑了。

她說：“忙什麼？等一忽陳表伯轉來，他會買來一個比誰都好看的紙鳶——”

“給我麼？”

“是的。”

“那末，我呢？”鏞弟問。

“給你們兩個人——”

我看鏞弟，他也快樂了。

“好，好，給我們兩個人……”笑着，我們就走開了。在天井裏，我又抬起頭，看那滿天飛揚的大大小的各樣紙鳶。

除了向天上那些東西鑑賞和羨慕，我就只想着陳表伯，望他快轉來。這時，在又歡喜又焦急之中，對於陳表伯去買的那紙鳶便作了種種想像：我特別希望的是買了一隻花蝴蝶，比癩頭子哥哥的那隻強，又大又好看。

許多的紙鳶都隨風升高去，變小了，辨不出

是什麼樣。新放的又陸陸續續地飛起。像這些，雖說是非常的宛約，飄逸，近乎神話的美，但於我却成了一種嘲弄。

“你怎麼不來放呀？”也像每隻的紙鳶當飛起時，都帶着這意思給我。

我分外地焦急了——這也難怪，像儘在天井裏瞧望着，可愛的陳表伯終不見來。

接着便吃早飯了。

飯後，爲要制止心中的慾望，或惆悵，便把我所喜歡而這時又極不滿意的那隻雙重紙平式紙鳶，從床底下拿出來，和鏘弟兩個人，聊以慰藉的，在天井裏一來一往的放了一陣。放紙鳶，像這玩兒，若是順着風，只要一收繩索，自然的，就會悠悠地升起，飛高了，假使是放了半天，還在一往一來的送，其失敗，是容易想見那當事人的懊惱。

“索性扯了，不要牠！”看人家的紙鳶飛在天

空，而自己的却一次一次的落在地上，發出拍拍的響，我生恨。

“那也好。”鏘弟也不愜意。

紙鳶便扯了。

然而心中却空蕩了起來，同時又充滿着一種想哭的情味：懷恨和一些難捨。

我舉眼看鏘弟，他默然，手無意識的纏着那紛亂的繩子。

想起種種不平的事，我就去找母親；鏘弟又跟在我腳後。

母親已梳好頭，洗完臉，牙也刷過了，這時正在撲粉，看樣子，她已知道我們的來意，便說：

“陳表伯就會轉來的。”

“早飯都吃過了，還不見！”

“登高也得吃過中飯的。”

“你瞧，人家的紙鳶全放了！……”

鏘弟更鼓起嘴，顯然帶點哭樣。

母親就安慰：“好好的玩一會吧，陳表伯就會轉來的，媽不撒謊。”

我們又退了出來。

天空的紙鳶更多了。因此，對於陳表伯，本來是非常可愛的，這時却覺得他可氣，也像是故意和我們爲難，漸漸地便生起了憤恨。鏘弟要跑到後西廂房去，在棹上，或床頭，把陳表伯的旱煙管拿出來打斷，以洩心中的惡感，可是我阻止他。

“他是非常可惡的，”鏘弟說：“以後我不和他講話，他要親我嘴，我就把他的花鬚鬚扯下……”關於這，我便點頭，表示一種切身的同意。

我們真焦急！

太陽慢慢地照着，其實很快的，從東邊的棗樹上，經過庭中的紫薇，山茶，和別的花草，就平平地鋪在天井的石板上，各種的影都成了直線；

同時，從廚房裏，便發出炸魚和炒菜的等等聲音，更使得我們心上發熱，自然的，陳表伯由可愛而變為仇敵。

可是我們的願望終於滿足了。那是正擺上中飯時，一種聽慣的沉重的脚步，急促的響於門外邊：陳表伯轉來了。這真值得歡喜！我看鏘弟，他在笑。

黑色的，其中還措雜着許多白花紋，差不多是平頭扁嘴，尾巴有一丈來長，這紙鳶便隨着陳表伯發現了。

‘呵，潭得魚！’鏘弟叫。

“比癩頭子哥哥的花蝴蝶好多了。”我快樂的想。

陳表伯把“潭得魚”放到棹上，從臂彎裏又拿出一大捆麻繩子，他一面笑說：

“這時候什麼都賣完了，這個潭得魚還是看他做成的，還跑過了好幾家。”是鄉下人的一種

直率可親的神氣。

我們却不理他這話，祇自己說：

“表伯伯，你和我們登高去……”

他答應了。

母親却說：“中飯全擺上了，吃完飯再去吧。”

在平常，一爬上棹子，我的眼睛便釘在炒肉，或比炒肉更好的那菜上面，因此大人們就號我做“菜大王”，這是代表我對於吃菜的能力；但這時，特別的反常了，不但未曾釘，簡直是無意於菜，祇心想着登高去，所以匆匆的爬了一碗飯，便下來了。

於是我們開始去登高。

母親囑咐陳表伯要小心看管我們的幾句話，便給我們四百錢，和鏘弟兩人分，這是專為去登高的緣故，用到間或要買什麼東西。

照福州的習慣，在城中，到了九月初九這一

天，凡是小孩子都要到烏石山去登高，其意義，除了特創一個遊戲的日子給小孩們，還有使小孩子分外高興的一種傳說：小孩子登高就會長高。從我們的家到烏石山，真是近，因為我們的家後門便是山脚，差不多就是挨着登山的石階，開了後門，我們這三人，一個年過五十的老人和兩個小孩子，拿着潭得魚紙鳶，就出發了。這真是新鮮的事！因為像這個山脚，平常是冷冷寂寂的，除了牧羊的孩子把羊放到山邊去吃草，幾乎就絕了行人，倘是有，那只是天君殿和玉皇閣的香火道士，以及為求醫問卦或還願的幾個香客。這時却熱鬧異常了！陸陸續續的，登着石階，是一羣羣的大人攜着小孩子，和零星的到城裏來觀光的鄉下紳士，財主，半大的諸娘仔，三條簪大耳環的平脚農婦，以及賣甘蔗，賣梨子，賣登高糶，賣玩意兒，許許多多的小販子，這些人歡歡喜喜的往上去，絡繹不絕，看情形，會使人

只在半路上，就想到山上是擠滿着人，和恐怕後來的人將無處容足，從石階的開始到最高的一級，共一百二十層，那兩旁的狗尾草，爬山籐，貓眼菊，日來睡，以及別種不知名的野花和野草，給這個那個的脚兒，踢着又踢着，至於凌亂，壓倒，有的已糜爛。在石階的兩旁，距離很近的，就措措落落的坐着叫化子，和爛麻瘋——沒有鼻子，爛嘴，爛眼，爛手脚，全身的關節上滿流着膿血，蒼蠅包圍那上面，嗡嗡地飛翔——這兩種人，天然或裝腔的，叫出單調的淒慘的聲音，極端的現出哭臉，想遊人哀憐，間或也得了一兩個銅子，那多半是鄉下婦人和香客的慈善。去登高的人，大約都要在山門口，順便逛逛玉皇閣，天君殿，觀音堂，或是呂祖宮；在這時，道士們便從許久沉默的臉上浮出笑意，慇懃地照顧客人，走來走去，毫不怠慢的引觀客看各種神的故蹟，並孜孜地解說那不易懂得的事物，最後便拿

來一枝筆，捧上一本緣簿請施主題緣。其中，那年青而資格淺薄的道士，便站在鐵鼎邊，香爐旁，細心的注意着來神前拜跪的香客，一離開神龕前，就吹熄他們所燃的臘燭，把他們所點的香拔出來，倒插入灰爐中淹滅了：這是一種着實的很大的利益，因為像這種的燭和香，經過了小小的修飾，就可以轉賣給別的香客，是道士們最巧妙最便當的生財之道。……此外，這山上，還有許多想不盡的奇異的事物：如蝙蝠窩，迷魂洞，桃瓣李片的石形，七妹成仙處，長柄鬼和蜘蛛精野合的地方，……凡這種種，屬於魔魅的民間傳說的古蹟，太多了，只要遊人耐得煩，可以尋覓那出處，自由去領略。登高，不少的人就借這機會，便宜的，去享受那不費錢而得的無限神秘之歡樂的各種權利。還有，在山上的平陽處——這個地方可以周覽一切，是朱子祠，那兒就有許多雅緻的人，類乎紳士或文豪吧，便擺着一棹一棹

的酒席，大家圍聚着，可是並不吃，祇放浪和斯文的在談笑，間或不負責的批評幾句那鄉下姑娘，這自然是大有東方式古風的所謂高尚的享樂了。

我們到山上，滿山全是人，紙鳶更熱鬧了，密密雜雜的，多得使人不知道看到那一個，並且眼就會花。在朱子祠東邊的平岡上，我們便走入人堆，陳表伯也把潭得魚紙鳶放上了；我和鏘弟拍着手定睛的看他升高。這紙鳶是十六重紙的，高遠了，牽制力要強，因此我祇能在陳表伯放着的繩子上，略略的拉一拉，沒有資格去自由收放，像兩重紙平式那樣的，這真是不曾料到的在高興中的一點失望！於是我想到了口袋中的那二百錢，這錢就分配如下：

甘蔗二十文，

梨子三十文，

登高糶五十文，

登高標的小旗子另外十文，
竹蛇子二十文，
紙花球二十文，
剩下的五十文帶回家，塞進撲滿去。

但一眼看見那玩藝兒——猴溜柱，我的計劃便變動了，從餘剩的數目中，又抽出了三十文。到了吃魚丸兩碗四十文的時候，把買甘蔗的款項也挪用了。以後又看見那西洋鏡，其中有許多紅紅綠綠的畫片，如和尚討親以及黃天霸盜馬之類，我想瞧，但所有的錢都用光了，祇成爲一種悵望的事。其實，假使向陳表伯去說明這個，萬分之一他總不會拒絕的，他平常就慷慨，可是在那時却忘了這點，事過又無及了。

本來登高放紙鳶，祇是小孩子的事，但實際上却有許多的大人們來占光這好日子，並且反佔了很大的勢力，因爲他們所放的紙鳶是十二重紙的，在空中，往往藉自己紙鳶的强大就

任去交其他弱小的，要是兩條線一接觸，那小的紙鳶就掛在大的上面，斷了的繩子就落到地面來，或掛在樹枝上，因此，滿山上，時時便哄起爭鬧的聲音，或叫罵，至於相毆到頭腫血流，使得羣衆受驚也不少。我便擔憂着我們的這個潭得魚。幸而陳表伯是放紙鳶的一個老手，每看看別人大的紙鳶前來要交線，幾幾乎要接觸了，也不知怎的，只見陳表伯將手一搖，繩子一鬆，潭得魚就飛到另一地方，脫離來迫害的那個，於是又安全了。他每次便笑着稱讚自己：

“哼！想和我交，可不行！”

我們也暗暗地歎服他放紙鳶的好本領。

.....

到太陽漸漸地向山後落去，空間的光線淡薄了，大家才忙着收轉繩子，於是那大大小小的各樣紙鳶，就陸陸續續的落下來，祇剩一羣羣的烏鴉在天上繞着餘霞飛旋；做生意的便收拾起

他們殘餘的東西，紳士和文豪之類的酒席也散了。接着，那些無業的閑漢們，窮透的，就極力用他們的眼光，滿山滿地去觀察，想尋覓一點俗人所遺忘或丟下的東西。

在一百二十層的石階路上，又滿了人，散戲那般的，絡繹不絕地下山了；路兩旁的叫化子和爛麻瘋，於是又加倍用勁的，哼出特別慘厲的：“老爺呀，太太呀，大官呀，……”等等習慣了的乞錢的腔調。

不久，天暮了。

回到家裏，我和鏘弟爭着向母親敘述登高的經過，並且把猴溜柱，和登高樑的三角式五色小旗子，自己得意的飄揚了一番。

我們兩個人，議定了，便把那隻潭得魚紙鳶算為公有的收到床底下；這是預備第二天到城樓頂去放的。

可是當吃完夜飯時父親從衙門裏轉來，在

閒話中，忽然臉向我們說：

“登高過去了，把紙鳶燒掉吧，到明年中秋節時再來放……”

父親的話是不容人異議的！

我惘然。把眼睛悄悄地看到母親，希求幫助，但她却低頭繡着小妹妹的紅緞兜肚：於是失望了。

鏘弟也惆悵地在緘默，似乎想：

“今天不登高倒好……”

北京。

【附】：這篇中有許多本鄉的土語，及專名詞，想異方的人多不覺懂，但祇關於人和物的方面，似無大礙，故不註釋。此外，像放紙鳶，其時候，因風向的不同，各處不一，如北京是在冬季，湖南則在清明，而九月初九的登高之舉，好像獨閩侯縣才這樣：我不知道他處亦有這相同之風俗不。

登

高



静

然

短篇小說集

少游著

少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0809B

D011

